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  
得克薩斯州北區  
達拉斯分庭

證券及交易委員會

原告，

訴

ABC VIATICALS, INC.,  
C. KEITH LAMONDA,  
及 JESSE W. LAMONDA, JR.

被告，

和

LAMONDA MANAGEMENT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  
STRUCTURED LIFE SETTLEMENTS, INC. ,  
BLUE WATER TRUST,  
及 DESTINY TRUST

連帶被告

民事案宗編號：  
3-06-CV-2136-P

2008 年 9 月 23 日

美國地方法官 Irma Ramirez 閣下  
聽證會開庭筆錄之  
卷冊

出庭人員：

SEC 代表: Harold R. Loftin, Jr.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Fortworth 地區辦公室  
801 Cherry Street, Suite 1900  
Fort Worth, Texas 76102  
817-978-6450  
Loftinh@sec.gov

接管人代表 : Michael Quilling  
Quilling Selander Summiskey & Lownds  
2001 Bryan Street, Suite 1800  
Dallas , Texas 75201  
214-871-2100

Pamela J. Wilson,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注冊速記員

Quilling 先生的代表 : Bruce S. Kramer  
Borod & Kramer , P.C.  
80 Monroe Avenue , Suite G1  
Memphis , Tennessee 38103  
901-524-0200 ?  
Bkramer@borodandkramer.com

監督人 Steven Harr 的代表 : Dennis L. Roosien  
Munsch Hardt Kopf & Harr, P.C.  
3800 Lincoln Plaza  
500 North Akard Street  
Dallas, Texas 75201  
214-855-7535  
droosien@munsch.com

動議申請人 Angelo Diaz 的代表 : John S. Brannon  
Thompson & Knight LLP  
One Arts Plaza  
1722 Routh Street, Suite 1500  
Dallas, Texas 75201  
214-969-1505  
john.brannon@tklaw.com

口譯者： Michael Mahler  
I-Chaun Chen  
Win Chan

訴訟是由速記機器所報告，開庭筆錄由電腦產生。

法庭記錄員： Pamela J. Wilson，註冊速記員  
1100 Commerce, Room 1514  
Dallas, Texas 75242  
214-662-1557

听证过程：

法警：全体起立。

法官：早上好。請坐。

我們在此審理證券交易委員會訴 ABC Viaticals，Inc.，C. Keith LaMonda 及 Jesse LaMonda Jr. 和 LaMonda Management Family Structured Life Settlement, Blue Water Trust 和 Destiny Trust.

本案的案宗編號為 3:06-CV-2136-P。

今天法庭要處理接管人請求銷售所有保單和申請批准銷售和購買協議及請求證據聽證的動議。該文件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遞交并由聯邦地方法院在 2008 年 7 月 9 日指派本庭審理。

請律師作出庭聲明以備案。

Quilling：早上好，法官閣下。我是 Mike Quilling，是接管人。

Brannon：法官閣下，我是 Thompson & Knight 律師所的 John Brannon，代表 Angelo Diaz Gonzalez，后者代表 ABC 案的 400 名投資者。

Kramer：早上好，法官閣下。我是 Bruce Kramer。是接管人的特別律師。

Harr：早上好，法官閣下。我是 Steve Harr。我是本案法庭指派的監督人。

Loftin：法官閣下，我是證券和交易委員會的 Harold Loftin。

Roossien：法官閣下，我是 Dennis Roossien，我代表 Harr 先生。

法官：好的。我已經收到 Solis 法官 2008 年 2 月 4 日的令。在該令內，Solis 法官批准了各方于 2008 年 2 月 1 日遞交之無異議動議上列出的程序，Solis 法官的令實質上批准了接管人動議中列出的招標購買保單程序。

我詳閱了動議和法庭的令，看來該程序已列出來了。我們目前處在這樣一個階段，接管人接受了最高投標價并將銷售協議遞交給法庭作聽證和批准。

下一步程序看起來是進行拍賣以看是否有更高價的競標。所以在我看來，我現在要做的最好事情是進行拍賣，然后再專注于批准過程中提出的反對意見。但是我會允許各方就我們應采取何種程序進行發表評論。

Brannon 先生請發言。

Brannon；法官閣下，代表 Diaz 先生和他所代表的 400 名波多黎各，多米尼各及葡萄牙的投資者，我們基于以下四個原因提出異議。

第一，我們相信就在動議實質內容進行證據聽證之前舉行拍賣為時過早。

第二，在此時允許拍賣會很大程度上降低標價，原因保單資產在目前狀況下的銷售只能根據現有的文件，而未能包括更新的壽命預估。

第三，我們準備在本聽證上遞交證據以證明我們的專家 Scott Gibson 僅更新 55 份保單中的六份后就認為這六份保單的價值超過競標價。

第四，我們的分析專家，Scott Gibson 準備在 14 天內更新其他保單上的剩餘生命期預測，我們應——我們懇求法庭，在我們進行最後拍賣之前，我們應該等兩個星期直到 Gibson 可以完成預測為止。

謝謝。

法官：Quilling 先生。還有其他人嗎？

Quilling：法官閣下，隨著訴訟程序正常的進展，您在聽證前夕會有新的發現，今天早上我獲得了一些信息，我覺得我至少有義務進一步挖掘這些信息。

正如法庭從銷售及購買協議所知，該協議有一條款要求我在此時盡最大努力獲得法庭批准銷售的令。如果我沒有盡最大努力，我會被指控為違約，這將可能使我負上責任。我不想這麼做。我也不想忽略對投資者會有利的事。那是我的最終目的，那就是在法律約束我的最大範圍內做對投資者最有利的事。

我建議我們要做的是確定在這里的競標者。他們從美國各地花費巨大來到這里。我們首先確定這些競標者，然後請求休息 30 分鐘，這樣我也可以繼續和 Brannon 先生交談。

Silver Point Capital 在這里，他們是價高投標者，我相信就 Brannon 先生的提議要諮詢一下他們律師的意見。然後，然後如果他極力反對任何形式的額外盡職調查期，我們會讓他發言。

我的確相信不管我們—A，我認為應在今天舉行拍賣來看看什麼價格，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們預測在未來 14 日內挖掘出來的信息在行業內是有用的且會導致競標者願意提高他們今天的投標價格，我們可以制定一套程序來做這件事，雖然這和法庭所命令的相沖突。

在合同上我有義務繼續進行。從知識的觀點出發我願意聽一下他們要說什麼，我也會諮詢受影響各方的意見。

我想我們需要確定投標者。我認為我們首先至少要知道目前的高標價是多少，法庭是否接受這個標價，即使今天有更高的標價，在我們大體往前推進之前我們也需要知道。即使您最後就我們是否可以售賣本保單組合會推遲作出實質決定以給他們額外的時間，我也同樣認為這極其重要。我認為這是最明智的做法。

正如您在法庭上所看到的，我們也有很多從臺灣長途跋涉到此的投資者。那是非常昂貴和辛苦的旅程。我們同樣有從波多黎各來的投資者。他們的旅程也和臺灣人一樣昂貴和辛苦。

他們想向您表述一些觀點，當你在這的時候我想您應聽聽他們的觀點，這樣如果我們繼續往前走且在以後只有律師進行法律觀點的辯論之時，他們就沒有必要長途旅行了。他們花費了金錢和時間，我想你聽一下他們的意見這很重要。

這最終不會改變我要進行的辯論，因此如果我們只是希望聽聽他們的觀點及將其觀點記錄在案，這樣您會清楚理解從他們口中說出的觀點，我會很高興促使這件事發生，無論是今天或明天。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告訴他們三個星期後回來就打發他們回家。這對他們而言是不公平的。

法官：讓我澄清一下你的立場。你說我們今天要進行拍賣，但是你需要 30 分鐘來和競標者交談，然後我將繼續，讓證人作證。

Quilling：那是我想做的。

法官：-- 反對意見？

Quilling：我想有一些投標者在這裡。我不確定。我和他們中的大多數通過電話。我遲了幾分鐘到這。今天在法庭上有一些匆忙。我不確定。他們如果在法庭上，應該主動說明其身份。然後我想休息 30 分鐘以使得我們在過道上討論一下如何進行拍賣。

法官：您想讓這些競標者表明他們的身份以記錄在案嗎？

Quilling：是的。法官閣下。

法官：在我們到達那點前，其他人還有什么看法嗎？

Kramer 先生？Harr 先生？

Loftin：法官閣下，我同意接管人的觀點。我認為 Brannon 先生和其代表的投資者提出反對意見的實質內容是法庭沒有足夠的信息，市場上也沒有足夠的信息

以獲得保單組合或保單的最高和最好的價值。該信息是重要的。我認為這些信息的一部分是說,為了評估銷售動議及做何為投資者最佳利益的決定,需要獲得所有可能的信息,那將包括可以使今天的拍賣獲得高標價的信息。

當確定基于目前狀況上保單的市場競拍價時,法庭應考慮 Brannon 以及接管人將要提供的其他證據,然后再根據所有的事實做出決定,而不是只考慮可能對實質解決問題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實。

因此我想請求法庭進行拍賣,然后再進行聽證。

法官：還有其他人嗎？

Kramer 先生？

Kramer：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Rossien 先生？

Harr：法官閣下，我是監督人 S. Harr。我同意接管人建議的程序。關於確立我們今天能夠確立的事。我當然同意在過道上討論，這對我們所有人都很會有價值。

我想要補充記錄在案的是，過去幾天準備工作的一部分顯示出我們有更多的信息—不是-不是特別多，但對 Brannon 所提議的這“三星期過程”或“兩星期過程”可能會有幫助。我認為我們對 Brannon 先生，投資者以及整個過程在加快處理過程上可能會有幫助，所以不管我們努力的結果如何，在他們收集這些信息的同時，在以下幾個星期會更有效率。

我最后想說的一點是儘管接管人 Quilling 先生和本人作為監督人有義務誠實及忠實地獲得保單組合的最大價值，我非常擔心出去獲得更新信息及更新的生命預期達不到保單組合最大價值，反而會降低保單的價值。

他們的反對意見在這，他們要推動這些意見，因此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我想說這樣做很有可能傷害他們自己。

法官：在這里有競標者嗎？

請你們站起來。

如果可以，請你們到講臺前面并表明身份以記錄在案。

證人：Sidney Clemente，奧斯丁市來的。代表 Silver Point Capital.

和我在這里的還有 Silver Point Capital 的 Jason Jacobs。

證人：Joseph Lucent。我代表 Settlement Group Inc. 我們今天是來對保單組合投標的。

證人：法官閣下。我是 Ricky Sanchez。我代表 Highland Capital。我們是對保單組合進行投標的。

法官：還有其他人嗎？

證人：法官閣下，接管人，監督人，我是 Kenny 余。我們是投資者，2,500 名投資者。我們準備了這份文件給法官閣下。

我可以嗎？

法官：你也是拍賣的競標者嗎？

證人：是的。

法官：好的。你準備了什么文件要交給我？

證人：我們有 8 章。我們反對銷售保單的動議。

法官：好的。那讓我—讓我澄清一下。

你是代表反對保單銷售其他投資者的投資人嗎？

證人：是的。我們有四個人在這。

法官：好的。那么你并不是拍賣的競標者，是嗎？

證人：是的。



法官：你是拍賣的競標者？

Quilling：法官閣下，我可以-可以打斷一下嗎？

法官：可以。

Quilling：除了法庭安排的翻譯者外，我們還有兩名說中文的律師在這，他們都是我聘用的。您是否可以讓他們中任何一位站到這裏并告訴您他在說什麼？這樣會有清晰的交流？

我不確定他是否理解你的意思。

法官：余先生，你對此程序有異議嗎？

Kramer：他說他有異議。我辦公室的 Elaine Sheng 說中文。

法官：好的。我現在還不想聽投資者的意見。會有一個程序讓我聽投資者的意見。如果你不是競標者，你可以坐下，我遲一些時候再搜集證人證詞。

好的。你可以解釋了。

口譯員 Chan：早上好，法官閣下，我是法庭的口譯員 Wing Chan C-H-A-N，名字是 W-I-N-G.

證人（通過口譯員）：我不是競標者。

法官：好的。那麼你可以坐下，我遲些時候會召集證人作證。  
謝謝。

還有其他競標者嗎？

證人：法官閣下，我是臺灣的投資者，是 ABC 的投資者。

法官：你是競標者嗎？

證人：不，我不是競標者。

法官：你可以坐下。我遲些時候會召集證人作證。

我只想看看在這里的競標者。

謝謝。

好的。還有其他競標者嗎？

好的。Quilling 先生，我現在先要休庭一下，正如你所請求的，然後我們會復庭，聽聽你認為要如何進行的意見。

但到那時，我所傾向的是作出是否進行拍賣或聽取反對意見的決定，除非各方同意另外的方案。

Quilling：謝謝，法官閣下。

( 休息 )

法警：起立。

法官：你們請坐。

Quilling 先生，我們準備好往前推進嗎？

Quilling：是的，法官閣下。我們最大程度上利用了休息時間。很不幸的是，我們對如何進行下去沒有清晰的一致意見，因此，根據我和 Silver Point 簽署的協議，我請求法庭召開拍賣。在這方面我有一些建議。我不確定——破產法庭經常這麼做，但是聯邦地方法院的地方法官很少這麼做。

我很高興召開拍賣，當我們確定一個高標價的時候會通知法庭，或者是，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有一些目錄卡會交給競標者，我的提議是我們給每一個競標者 15 分鐘時間遞交他們下一個標價，他們可以用手舉高這些目錄卡，這樣您或者我可以確定什么是高標價，然後我們在每一輪間隔會給他們 15-30 分鐘以看他們願意提高多少標價。

根據法庭確定的規則，每一次投標的增加值必須至少 50 萬美元。所以現在我們想進行這個程序。

我知道您的時間很寶貴，但如果您愿意負責這次拍賣，這當然是我們設立的方式，但如果您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當我們獲得一個最后標價時我們可以提醒您。

法官：好的。正如我之前如記錄在案所說，我已考慮了 Solis 法官的令，看起來 Solis 法官批准了各方同意的程序，根據該程序，現在應進行拍賣，看起來在拍賣過后再聽取反對意見會更加有效率。

只要我不批准銷售動議，以后的拍賣如有必要，我們可以進行。但目前，我找不到理由去先聽取反對意見而不去進行拍賣。

因此我準備進行拍賣。

Quilling 先生，你來進行拍賣我很高興。你可以呆在法庭的任一地方進行記錄在案的拍賣。我很樂意負責這次拍賣。我確實注意到在你的動議內你請求拍賣在法庭的監督下進行。這是否意味著在你進行拍賣時我要坐在席位上，這取決于你。如果你認為需要我在這，我會很樂意留在這里，但我也可以回到我的辦公室做其他事情。

Quilling：我可以建議嗎，法官閣下，這樣法庭會充分熟悉在法庭內進行的事，或許您第一論和第二輪拍賣中留在法庭，如果屆時拍賣程序進展順利，以及如果看起來將會有更多幾輪的拍賣，屆時您回到辦公室可能會更好地利用您的時間。

目前我想您在部分拍賣過程中留在這里，這將有利于法庭和您對整個程序的理解。

法官：好的。

Quilling：在這方面，我建議給每一位有興趣對 Silver Point Capital 遞交的 2,710 萬美元標價出價更高的競標者一張明信片。我會給您一張明信片作為樣本。競標者有 15 分鐘——我們就定 10:15 為止吧，來將明信片交給您的——法警，如果您愿意的話，因此他們不必通過我。他們可以直接交給法警，如果這樣做可以接受的話。

法官：好的。

Quilling：謝謝您。

我可以上來嗎？

法官：可以，

Quilling：好的。我們將發放... 所有的競標者在 10：15 為止將其標價交給法警。

Quilling：那將超過 15 分鐘一點點。這有一個時鐘大家可以看。

法官閣下，在這個過度階段法庭是否可以接受我到外面過道上和各方討論一些事情。

法官：當然可以。

Quilling：謝謝。

( 暫停 )

Quilling：好的。法官閣下，我們回到案件記錄狀態了嗎？

法官：是的。

Quilling：法官閣下。第一輪的競標已交上來了。兩個競標價的更高價是由 Highland Capital 遞交的 2,850 萬美元。

目前我們將進行第二輪拍賣，問一下—為什麼這次我們不試一下 10 分鐘，如果 10 分鐘這次行的話。

那麼我們將需要 10 分鐘—對不起。他提醒了我，以確保標價增值足夠高，2,850 萬很顯然比 2,710 萬增加超過 50 萬。

因此第二輪所有的競標在 10:25 前截止。

法官：你可以進行。

( 暫停 )

Quilling：您準備好了嗎？

謝謝，法官閣下。

第二輪投標已結束。Silver Point Capital 在這一輪沒有投標，但他們表示他們會—或相信他們會在宣布本標價后進行投標。

第二輪遞交的標價是由 Settlement Group , Inc.給出的 2 , 950 萬美元。

所以現在我們進行第三輪拍賣。

我認為 10 分鐘完全夠了，因此我要求每個人在 10：35 前完成第 3 輪的投標。

( 暫停 )

Quilling：法官閣下，關於剛才最后一輪，我注意到會影響拍賣的至少一個因素—我現在不打算闡述細節，但經過三輪后，Silver Point 表示其有意在這一輪上休息，但在下一輪會投標。

Highland Capital 遞交的標價是 3 , 000 萬美元。

因此我們現在進行第四輪拍賣。競標者告訴我當我們完成最初幾輪后，目前他們需要的時間不會超過 5 分鐘，因此所有的競標者將有 5 分鐘來進行第四輪的投標。

法官：好的。5 分鐘。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第四輪嗎？

Quilling：對不起。是的，法官閣下。

法官：那我們進行第四輪。

Quilling：法官閣下，同意，正如我早些時候指出，您現在回到您的辦公室或許可以更好地利用您的時間。我想拍賣還會繼續一段時間，但如果——我不是請求您離開，只是想說這將持續一段時間。

法官：好的。那麼，在我們休庭前，雖然投標和拍賣將繼續，如果我們在中午前還沒有結束，我們會進行午餐休息，我那時會回來并正式宣布休息，如果那時我們還沒有正式結束投標。

Quilling：謝謝您，法官閣下。

法警：全體起立

( 暫停 )

Quilling：好的。第四輪過後，最高競標價是在第四輪給出的 3, 110 萬美元。

我們現在開始第五輪拍賣。

每個人有 5 分鐘的時間來投標。

喔，對不起，是 Settlement Group 遞交的 3, 110 萬美元。

( 暫停 )

Quilling：好的。第 5 輪由 Highland Capital 給出的標價是 3, 160 萬美元。

開始第六輪。

( 暫停 )

Quilling：好的。第六輪由 Settlement Group 給出的標價是 3, 210 萬美元。

開始第七輪。

( 暫停 )

Quilling：好的。第七輪由 Highland Capital 給出的標價是 3, 300 萬美元。

開始第八輪。

( 暫停 )

Quilling：好的。第八輪由 Settlement Group 給出的標價是 3,350 萬美元

開始第九輪。

( 暫停 )

Quilling：每個人都有一張卡可以舉起嗎？

為了讓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有一位競標者要求有額外的時間來打一些電話，因此，基于之前向法庭表示我們在某些場合有可能需要超過 5 分鐘，現在我們需要超過 5 分鐘。其他人如果需要額外時間，請充分利用現在的時間。Silver Point 已經出去打電話了并表示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我們現在批准了。

( 暫停 )

法警：全體起立。

法官：請坐。

Quilling：是的，法官閣下。非常感謝法庭給予額外的時間來進行這次拍賣。

今天早上的拍賣結果是：我收到的最后一輪投標是第八輪。這一輪由 Settlement Group 給出的標價是 3,350 萬美元。

另外兩個競標者已表示他們無意繼續投標，因此在此階段我建議我們進行午餐休息，當我們吃完午餐回來后我會叫高價競標者站出來討論一些事情，屆時我們可以討論反對意見或者是我的論點，這樣您可以理解法庭是否需要批准保單銷售。

法官：好的。

Quilling：我們會請求 1 小時 15 分鐘，原因是我們有遠道而來的朋友，他們可能不大容易找到吃飯的地方。

法官：好的。有人反對嗎？

Brannon 先生？

那么午餐休息時間為 1 小時 15 分鐘，然后再進行其他事情—

Brannon: 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還有其他事嗎？

好的。法庭會在 1：15 前休庭，屆時我們再繼續聽證。

法警：全體起立。

( 休息從 12：04 開始 )

( 听证從 1：25 恢復 )

法警：全體起立。

法官：我們現在復庭，SEC 訴 ABC Viaticals，案宗編號為 3-06-CV-2136-P。

在午餐休庭前，Quilling 先生，你表示競標過程已結束，目前這個階段你會從最高競標者處獲得一些證詞。

Quilling：是的，法官閣下。如果法庭允許，我現在傳最高競標者的代表。

法官：好的。請上前來。

( 證人宣誓 )

法官：請坐。



( 直接詢問 )

Quilling 問:

問：請說你的姓名。

答：Joe-Joseph Lucent。

問：Lucent 先生，為案件記錄之用，你可以陳述你是哪家公司的以及你今天代表誰進行投標？

答：Settlement Group Inc.，這是一家在保單貼現行業里有牌照的公司。

問：你說有牌照，它在哪里持有牌照。

答：很多州。其公司住所位于喬治亞州。

問：你是否—這麼說是否恰當：你和你公司買了不少保單貼現 ( life settlement ) 合同，或者說在很多場合被通稱為壽險貼現 ( viatical )。

答：是的，先生。我們有 12 年的經驗，而且有約 10 億美元的合同。

問：你認為你自己是一位保單貼現合同產品有經驗的買家嗎？

答：是的，先生。

問：你遞交給法庭的標價是最后的標價，價格為 3,350 萬美元。你知道那是你的標價？

答：是的。

問：你同樣了解根據提議的購買和銷售協議以及和 Silver Point 進行銷售交易以 Silver Point 競拍價作為起點的競拍方式，你有義務報銷我作為接管人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至簽署協議止已支付的保費。

答：我了解。

問：我在過道上解釋給你到 9 月份需要報銷我保險費的欠款大約為 230 萬美元。

答：我理解。

問：因此你理解這是你額外必須要付的款？

答：是的，先生。

問：我也已向你解釋，正如證人證詞將顯示的一樣，9 月份的保費大約是 35 萬美元。

答：正確。

問：你準備支付這筆費用，儘管簽署協議大概會在 10 月的某個時候。

答：正確。

問：好的。根據協議，你需要——在我們簽署協議后，在簽署合同時你會被要求準備一筆資金——10% 給我存放在一個臨時代管賬戶。根據你目前的標價那將是 335 萬美元。你準備好在我們簽署合同后的一個工作日內將上述款項匯給我嗎？

答：我們會準備好。

問：你或你公司及——那些你可能代表的各方，你們有財政能力在我們簽署合同后 30 日內完成保單的銷售或購買嗎？

答：我們有。

問：我是否已提供給你——是否已提供給你在披露給所有競標者及我們今天討論範圍之外的任何形式的信息。

答：沒有，先生。

問：你是否和其他任何潛在的買家以任何形式串謀以操縱本投標結構？

答：沒有，先生。

問：你是否和在這的其他競標者討論過如何投標？

答：沒有。

問：因此，你今天所遞交的投標是由一個對這些產品有經驗的買家作出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串謀？

答：正確。

問：法官閣下，目前我對該證人沒有其他問題了。

法官：好的。有代表監督人或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人要提問嗎？

Loftin：沒有，法官閣下。

Roossien：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沒有問題。

好的。Brannon 先生。

Brannon：沒有問題，法官閣下。

法官：你可以退下去了，Lucent 先生。謝謝你。

Quilling：法官閣下，我不知道這個麥克風有什麼問題，它有時有聲音，有時又沒有。我會盡量講大聲一點，這樣就沒什麼關係了。

這是我的動議，是我正式的負擔。正如我之前告訴法庭的，基於我們今天在法庭的朋友從其他國家遠處而來，我建議要做的事情是做一個在我立場上的簡短發言，然後允許臺灣或波多黎各的投資者向您陳訴他們立場，遞交他們有的材料，因為他們從那麼遠來組織這些材料。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在我這些時候作證的背景下考慮他們的意見。

顯然我們明天不能結束這件事。我回到這裡來比臺灣的投資者更容易些。

我想調整秩序進行。我不認為這會損害他們的利益。我和 Brannon 先生討論過，他似乎同意我的做法，這樣效率更高，我當然不介意將困難交給下家，雖然在這點上是我的負擔。

在我們繼續前進之前我要做一個簡短的陳述，如果可以的話，法官閣下。

法官：好的。讓我和 Brannon 先生確認一下他同意听证按調整秩序進行。

Brannon：是的，法官閣下，我同意。

法官：讓我告訴你們，為案件記錄用，因 Sanders 法官喪禮的緣故，法庭明天 3：30 關閉，因此我們明天會在 3：00 休庭。我們今天聽證會可根據我們需要盡量走遠一些或者是根據需要盡量晚一點結束，但我想明天下午 3：00 以前完成所有的證人證詞。

Quilling：我們會簡化。當然他們離開后我可以有機會更好地組織我的證詞。

法官閣下，正如您所知的，我是接管人。這是一個面臨很多困難的職位。極少情況下它是一個受歡迎的職位。我今天站在您面前請求您考慮批准保單銷售，我希望有一些別的方法使我不用在這裡。我用其他人的錢做了 18 個月的財政賭博。我想如果繼續用他們的錢賭博是不負責任的。

Brannon 先生和投資者會告訴您他們非常樂意冒風險繼續花費更多的錢。用我所能做到的簡單的詞語，那類似于您的孩子們說他們想在街上玩。在某一點上你必須對孩子們說那不是你們的最佳利益，而我知道你們聽到這些會很痛苦。

我現在的情緒很復雜。我不想賣。我想歸還給這些人們盡量多的錢。我對初始的標價很失望。我對現在的標價也很失望，但那是市場所告知我們的價格。法官閣下，人們如何評估您的房子確實沒什么關係，人們要買你的房子那才有關係，因為那才時重要的。

我已在我的職業權限內窮盡一切方法來最大程度實現保單今天的價值。這是一項不完美的任務。這不是我第一次做接管人。我大概可以和在美國的任何一位有經驗的接管人媲美。我從事這行很久了。我對於盡量把更多的錢還給投資者是感到自豪的。那就是我為什麼可以不時地被指定為接管人。我今天在這裡是因為我除了銷售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真正的財政方案。這很討厭，非常討厭，但當我作證完后我希望給您一個清晰的印象——我並不是在真空中作出這個決定的。我沒有忽略任何人的抗議，任何人的建議，及——任何人關於我可以用其它方式處理的建議。

我已聽到了幾乎任何想和我說話的人的意見。我已考慮了每一個選擇方案。我盡力使自己的想法不局限在一個盒子里。實際情況是，我基於理智的財政制度的專業判斷使我不得不來到這裡請求您批准銷售保單組合。

但是，我要重複的是，這並不是我想做的，我絕望地出現在這裡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

謝謝您。

法官：Brannon 先生。

Brannon：謝謝您，法官閣下。

我是 John Brannon, 代表 Manuel Diaz Gonzalez，后者是約 400 名波多黎各投資者，多米尼克及葡萄牙投資者的保險代表。在聽證，證據聽證上我們把上述投資者合稱為波多黎各投資者。

我和臺灣 2,500 名投資者的經紀人 Shirley 馬交談了一下。我并不代表馬女士，但我通過她的翻譯者和她交談而獲得了她對臺灣投資者立場的看法，他們的立場似乎和波多黎各投資者是一致的，這意味著我們有總共 3,500 投資者中的兩大組約 2,900 名投資者，這些聯合起來反對銷售動議的投資者總數超過總投資者的 80%。

我想說的是，第一，根據我和接管人 Quilling 先生有限的交道，我對他和他的律師所印象深刻。我認為，對於我而言，他-他和他的律師所表現專業，我對他所表述內容的真誠沒有任何疑問。但是，我有幾點不同意見。

Quilling 描述繼續拿投資者的錢賭博是不負責任的，雖然我理解 Quilling 先生作為接管人以及 Harr 先生作為監督人很不容易，我想呈現給法官閣下的是，這些錢是投資人他們自己的。他們聯合起來占總投資人數超過 80%，他們不想要今天在我們反對的情況下進行的拍賣所獲得的高標價，他們不想法庭宣布這是處理這些資產的最高標價。

Quilling 先生將這事類比為您的孩子說我想在街上玩。我必須客氣地支出：馬女士及其代表的 2,600 名投資者和 Diaz 先生及他代表的 400 名投資者並不是小孩。他們是成年人。他們現在在在在。他們長途跋涉來到這裡。我相信本案所爭議的我們有 1.2 億美元在在在，這是他們和他們客戶的錢。他們不是小孩在叫他們父親允許他們在街上玩，不是，他們不是在叫父親告訴他們什麼對他們是最好的。我們在在在並不是向任何人，無論是監督人或接管人，尋求父母式的回應。他們來這裡是希望法庭能聆聽他們的反對意見。法官閣下，他們的反對意見主要是，我們今天的拍賣並不是一個公平的拍賣市場價值。這是一個在人工真空下進行的拍賣，人工的低起價和人工的低封頂，這造成了今天如我們預測一樣的人工低高標。

和我交談的華人投資者代表和我的客戶 Diaz 先生，我可以清楚地聲明，他們同意他們在明天聽證結束的時候，他們希望法官閣下明天能暫停聽證并另外安排一次最后的聽證，時間是從今天起三個星期或者是，法官閣下最早的能安排的其前后時間。

他們知道我們要提交一名專家證人，Scott Gibson，他是精算評估專家，他已承諾在兩個星期內會更新這些保單生命期預測。投資者無須承擔費用。在這之后法庭可以盡早安排聽證，我們能有一個最后解決問題的聽證，屆時法官閣下，如果有另外的競標者基于更新后的生命期預測而有興趣，如果這些競標者可以從今天起的三周后參加最后階段的拍賣，那時法庭可以決定宣告那是“最高標價”。

此問題的重要性在于，我們從按目前現狀銷售的起點出發，競標者很自然地要對他們準備進行投標的標價大打折扣，轉到一個按公平市場價值拍賣，您會看到競標者有著更新的能反映拍賣資產更真實價值的信息。

我們請求，我相信我，除了一些我可能已發表過辯論的論點以外，我想和我建議有關的實質內容，我們，包括占投資人數 80% 的臺灣和波多黎各投資者，現在請求法官閣下明天后休庭直至三周后的最后聽證，允許任何可能出價超過今天高標價的人出席最后的拍賣。不管法庭在那一天宣布的最高價是什麼，我們都要結案。

我相信關於此調整程序，監督人 Harr 先生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 Loftin 先生原則上同意我的建議。不過，如果我說的不準確，先生們，請指正。

還有，坦白說，我認為監督人——接管人有義務在他所有限的條件下獲得最高標價，我非常理解他所從事工作的難度。我不肯定他會反對我們這樣的努力，我們強力向法官閣下這樣的請求。

因此，基本上，法官閣下，那是——那是，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反對保單銷售的理由，這些理由被引用過，Diaz 先生和臺灣投資者想和法官閣下您討論，但以上所述是這些反對理由的主要所在，那也是我想請您可以在我們希望明天暫停聽證時予以慎重考慮。

基于以上所述，法官閣下，我想，在法庭的允許下，我想傳我的客戶 Diaz 先生作證，為波多黎各投資者說幾句。

法官：在那之前，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監督人真的同意這樣的程序，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經歷聽證程序的證據聽證部分？

Branon：我們可以不要，除非我要說。對於臺灣投資者繞地球一半來到這里有機會發表他們的觀點可能并不怎麼屬於證據聽證。他們可能想把他們的觀點記錄

在案。我相信他們確實想將事情記錄在案，也出于對他們的禮貌。我確實明白您的來意。

如果我是對的，我相信我是對的，我們有協議必須在 3 天后回來并完成，您如能將證據聽證時間壓縮，如法庭允許做導致主要反對意見部分不存在了，那將再好不過。

我漏了一件事，Gibson，專家證人。

我和臺灣的代表和 Diaz 先生和波多黎各投資者代表及接管人談過，Gibson 先生告訴我將這項工作在 3 周內完成的收費不會超過 5 萬美元。該費用將全部由接管資產支付，而不是由我的客戶支付。臺灣投資者馬女士也同意了，我相信接管人在她同意的前提下也同意這個條件。

因此，法官閣下，我贊同您，只要法官閣下允許這樣安排，批准我們在 3 周后回來，這樣我們可以省下法庭很多時間。您或許想聽一下臺灣投資者的觀點，但是我不想占用您的時間。

法官：讓我聽一下監督人和 Loftin 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當然我很樂意聆聽老遠來到這裏的投資者的看法，但是我們如果可以今天就聽到他們的觀點且大家達成關於程序的一致意見，那我們明天就沒有必要回到這裏來。

Loftin 先生，或 Harr 先生。

Loftin：下午好，法官閣下。

今天早上在競標過程，我有機會和從臺灣來的人們交流并克服了語言障礙所帶來的困難，我想我對談話內容的其中一點的理解是他們認為法庭需要聽聽他們要說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由于他們要么不信任這個系統，要么根本上不理解這個系統，他們對這個系統沒有任何信心。我相信如果他們有機會在公正的審批機構——法庭上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在該程序的信心指數會大大提升。



基于此，我鼓勵法庭今天至少聆聽他們的反對意見，至少允許他們的發言被記錄在案。

至于拖延 3 個星期，3 個星期和 3 個月的差別是很大的，這些差別是申請延期動議的基礎。

我聽到的來自臺灣投資者的反對意見是他們認為本程序包含的信息不充分。Brannon 的建議似乎可以填補該空白。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他們最大的反對意見，那就是，最佳的信息沒有包括進競標程序。

在上述限度內，我不反對法庭停止競標程序 3 個星期以讓專家提供新信息給競標者，看看這是否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對這會帶來不同結果，我不確定，或不樂觀。我不是對這些保單投標的競標者，我會將這件事留給市場做決定。

這至少會給投資者一個機會不僅可以向法庭表達他們的觀點，也可以為競標程序增加新的信息，我想希望這樣做會增加他們對這個制度的信心。我不反對這樣的程序改變。

Harr：法官閣下，我是 Steve Harr，監督人。

我簡要陳述，Loftin 說的正是我的立場。我不反對基于以上理由的暫停時間。我想我們仍然處于一個有效的時間窗口去了結此事，因為我最擔心的是維系保單組合的成本和持續成本。

如果我對過去十分鐘所聽到的理解正確的話，如果我說錯了我會邀請 Brannon 先生來指正，但在我看來，我們會按以下程序達到目的，讓臺灣投資者遞交他們大量的書面文件，然後做簡單的口頭評論——去說出他們的心聲，然後如果我們進入這個時間空檔，允許為最後的競標程序做評估，然後，如果我理解正確我們實際上——我們會——我們就已經聽完臺灣投資者的反對意見，解決了波多黎各投資者的反對意見，您會需要一個證據聽證來確立理解動議的基礎以及為什麼接管人和監督人支持該銷售，那樣會使得您 3 周后可以結案。

我確實說我們安排这次时间很不容易，難得我們將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我們在今天聽取臺灣投資者的反對意見后還有時間，明天盡量聽取接管人觀點，這樣會使得從現在起 3 周后的聽證更有效率。

Quilling：法官閣下，我可以發言嗎？

为使庭審記錄更清楚，我已告訴 Brannon 先生如果法庭允許 3 個星期的时间以收集另外的事實，我會代表接管資產而同意，但是，要重復的是，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需要法庭準許，我會同意投資者不需要承擔付款義務。這筆費用將會很昂貴。這些投資者已經自掏腰包來到這里，我會同意支付該費用。我不是說同意拖延 3 個星期。

我——我不確定我們 3 個星期后回到這里不會后悔。我們今天在此的競標者可能會離開。我們可能沒有新的競標者。所有這些努力可能會導致保單組合顯示的價值比現在要少。

我不是千里眼，我現在不能告訴您，但那是一種可能性。但是，我會同意法庭慷慨地批准支付該費用，如果法庭這樣命令的話。

關於如何利用今天和明天的時間，我理解法庭的時間很寶貴。法官閣下，如果我們在 3 個星期后回來，他們成功地吸引到有人基于這些信息走進法庭，并投標 6,600 萬美元或 6,700 萬美元，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兩倍，為了，我尊敬地提出我的建議以讓您作出決定，您在真空下是無法作出決定的。如果他們進來法庭帶來 6,700 萬的投標，這些投資者還是要損失超過 6,000 萬美元。這是一筆很多的錢。我作為代表——作為法庭的一名官員，如果只是簡單地說說他們不再反對因此讓我們同意吧，我感覺是合適的。我想為在上訴的情況下保護我和法庭，您需要当庭审问，发掘出一個很好的記錄。发掘一套記錄以便您可以仔細地考慮事件的进展，本身就是明智的做法。

我知道您或許在保單貼現案件上沒有很多經驗。沒有很多這樣的案件。這是一個復雜的領域。看起來不明顯的事需要挖掘。我們會在辯論上做到簡要，但如果我們明天進行听证，我們將提供給法庭有用的信息。即使您同意 3 個星期后再回來，那么這樣也會使得 3 周后的聽證更短一些。

法官：我的擔心是如果我們明天進行你的部分，如果有更高的競標，我們實質上要重復同樣的程序，因為有新的競標，會有一—如果有一個。

我擔心重復勞動和時間。

Quilling：我知道我的证词內容，我不認為我的证词會因為 3,350 萬美元的標價，或者是 6,700 萬美元的標價或其他事而改變。

我準備呈現的是，因為我知道從開始您並沒有負責審理本案，18 個月過去了，即使您只研究法院入案記錄的文件和一些重要的訴狀，還是有很多事情一看上去并不是很明顯的，我將案件的背景提交給您以做法庭記錄，我們何時開始，我們現在在哪里，以及導致至少要考慮銷售的因素，那是不會改變的。

唯一可能改變的事，如果—如果—如果一個人進來提出超過他們投資額—1.2 億美元的標價。如果有人進來開價 1.25 億美元，我將是第一個說接受該標價的人，我想他們也會這麼做。因為他們只是得不到他們期待的回報。那是夢想的結局，永遠不會發生。

我們現在有一個會導致 9,000 萬美元損失的競標，對於我來說隨著我們進一步建立法庭記錄，在您還未閱讀的法院入案記錄的文件的情況下，我們為法庭提供本案發生事件的背景，我們可以在下次聽證省去這部分—如果您確實允許下次聽證的話，下次聽證會從一天或兩天或縮短成一個下午或是一個上午，法庭屆時會更容易從您繁忙的日程表上安排出聽證時間。既然我們現在已安排好時間，讓我們好好利用它。我會盡量不去陳述一些如果有更高標價我必須改變的证词。

法官：好的。Brannon 先生，你可以傳你的第一位證人。

Brannon：是的，法官閣下。

我現在傳我的客戶，Angelo Diaz Gonzalez。

法官：請舉起你的右手。

( 證人宣誓 )。

法官：好的。請坐。

口譯員 Mahler：法官閣下，口譯員被告知隨時候命。

法官：好的。謝謝你，Mahler 先生。

為記錄在案，Mahler 先生是法庭注冊口譯員。

你可以幫助我讓他發誓嗎？

Brannon：當然可以。

( 口譯員在法庭宣誓 )。

( 直接詢問 )

Brannon 問：

問：請說出你的名字以記錄在案。

答：Angelo Diaz。

問：Diaz 先生，你從哪里來？

答：波多黎各。

問：你現在居住在那里嗎？

答：對不起？

問：你現在住在那里嗎？

答：是的。

問：你從事什麼工作？

答：保險經紀。

問：你做這行多久了？

答：大概 13 年。

問：你公司叫什么名字？

答：這是一個保險經紀行，名字叫 Angelo Diaz 經紀行。

問：你熟悉一家名叫“ABC Viatitals”的公司？

答：當然熟悉。

問：你是如何熟悉 ABC 的？

答：大約在 4, 5 年以前，我朋友和我談起這家公司，我飛到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然後和 LaMonda 先生見面，了解了該公司的運作。那就是我知道 ABC 的原因。

問：在你和 LaMonda 先生的會談中，你發現了可以提供給你客戶保單貼現的投資機會？

答：是的。

問：然後你，我認為是，你回到波多黎各，告訴你客戶關於該潛在投資。

答：是的。

問：你是如何熟悉保單貼現內容的，是那次會談的結果或者是在會談前你就熟悉了？

答：在會談之前。

問：你和你的經紀行代表了多少投資于 ABC 的投資者？

答：超過 400 份投資。

問：好的。現在我有一大堆文件在你面前。在上面的一份，右手邊角落下面，你可以拿起該文件——是的。文件上顯示 PR 1，代表波多黎各證物序號 1。

答：好的。

問：這是你和你的經紀行所代表的 400 名投資者的部分名单列表嗎？

答：是的。

問：這其實是——這是你公司準備的？

答：是的。

Brannon：好的，法官閣下，我們提交 PR 證物 1 作為證據。

Quilling：無異議。

Kramer：無異議。

法官：證據被採納。

Brannon 問

問：如果你看最后一頁，該頁顯示你將你 318 名客戶列表歸在一起。

答：是的。

問：總共的主張金額為 2,370 萬美元？

答：是的。

問：你現在還不能夠完成所有 400 名投資者的列表，原因是你沒有足夠的時間，是這樣嗎？

答：是的。

問：你自己是否為這些投資者之一。

答：是的。

問：好的。我們是否可以同意，為詢問的目的，即使你代表波多黎各，多米尼克共和國和葡萄牙的投資者，當我說波多黎各投資者的時候，我們指的是你所有的 400 名客戶。

答：那是對的。

問：現在，你是否有權代表你 400 名客戶今天在此發言。

答：是的。完全可以。

問：好的。你可以——現在，你可以將那堆文件上的橡皮筋拿開。不好意思，這很厚。

我想你往下找，到證物號碼 6，那是一堆很厚的文件。

文件上顯示 PR 6。你看見了嗎？

答：是的。

問：你可以將橡皮筋放在上面，因為它們綁在一起。

請看證物序號 6，我拿給你看，封面頁是弊律師事務所的信函，我的合伙人，Rachelle Glazer 致 Harr 先生，監督人，日期為 2008 年 9 月 18 日，并且附上或包括一份投資者代表名單以及他們對這次銷售動議的異議。

你看到了嗎？

答：是的。

問：好的，請瀏覽——翻開附件，簽名處和投資者的同意表。

這些簽名——你之前有看過，是嗎？

答：嗯。

問：這些簽名是你代表很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投資者的簽名嗎？

答：是的。

問：他們有——現在，當他們同意——他們同意——你代表他們提出的這些針對銷售動議的異議嗎？

答：是的。

問：好的。那包括他們反對今天的拍賣銷售，這不是公平價格，價格太低了嗎？

答：是的。

Brannon：法官閣下，我們提交 PR 證物 6 作為證據。

Quilling：無異議。

Loftin：我只有 PR 證物 7。

Brannon：對不起，文件太多了，他只準備了一份拷貝給每個人用。

Loftin：無異議，法官閣下。

法官：Harr 先生。

Harr：無異議。

法官：PR. 證物 6 被採納。

Brannon 問。

問：請將那一大堆證物移開，請找到下一個證物，證物序號 7，PR. 7。

你找到了嗎？

答：是的。



問：好的。證物 7 上的另外的簽名是你代表的其他波多黎各投資人簽署的，本律師事務所昨天才收到，是嗎？

答：是的。

問：那么這些投資者是另外的那部分陸續同意我們在訴狀上反對意見的投資者，是嗎？

答：是的。

問：這些簽名者是你的客戶嗎？

答：是的。投資者。

問：對不起？

答：他們是我的客戶，投資者。

Brannon：法官閣下，我們提交 PR 證物 7 作為證據。

Quilling：無異議。

Loftin：無異議。

Roossien：無異議。

法官：PR7 被採納為證據。

Brannon 問。

問：你知道這些——你當然知道你的客戶，你個人了解他們嗎？

答：不好意思？

問：你是否認識你的客戶——你是否很了解你的一部分客戶中？

答：是的。

問：你是否知道如果——你是否有客戶在這項投資上損失了他們畢生積蓄？

答：是的。

問：有多少？如果你知道的話。

答：大概 300 名投資者將積蓄投資在這上面。是的。或許更多。

問：現在，你還沒有時間獲得你所有投資者的簽名，是嗎？

答：是的。

問：現在，我準備進入的領域之一是關於送達，但為節省時間，我將會問接管人。

你是否熟悉 Shirley 馬？

答：是的。

問：馬女士是誰？

答：她是 ABC Viatical 在臺灣的保險經紀，像我一樣。

問：馬女士今天在這裡嗎？

答：是的。

Brannon: 馬女士，請你站起來，好嗎？

Brannon 問：

問：請問這是馬女士嗎？

答：是的。她是馬女士。

Brannon：謝謝您，女士。

Brannon 問：

問：你是否這麼理解：馬女士代表臺灣超過 2,500 名的被 ABC 欺騙的投資者？

答：是的。

問：你是否和馬女士交談過？

答：是的。

問：你是否理解馬女士--馬女士代表的臺灣投資者的立場和你們波多黎各投資者的立場是一致,類似的？

答：是的。完全一致。

問：你意識到我們今天在這裡是為了接管人關於銷售保單貼現協議的動議，是嗎？

答：是的。

問：你理解要銷售的保單組合包括你客戶購買的保單和臺灣投資者購買的保單，是這樣的嗎？

答：正確，是的。

問：現在，僅你客戶的索賠主張，如我們在證物序號 1 所示，總共代表了超過 2,370 萬美元，是嗎？

答：是的。

問：現在，為什麼波多黎各的投資者反對這次銷售？

答：基本上因為我們確信保單組合的生命預期沒有更新，在這行業里，當你有更新的生命預期資料時，保單生命期預測在把保單放到市場前是需要獲得的，因為這是保單的真正價值。

問：現在，LE，為方便法庭內每個人，代表生命期預測，是嗎？

答：是的。

問：如我們的專家證人 Gibson 先生明天要作證的一樣—你是否這樣理解—生命期預測不是被保險人被宣告死亡的日期，它是—它是—首先，你是否知道生命期預測的意思？

答：是的。

問：好的。你認為生命期預測的意思是什麼？

答：它是一種—一種對一個案件中被保險人的生命的預測。

問：Gibson 先生會作證說明生命期預測不是一個人何時會死亡的具體日期，而是在一個類似狀態下某一類人中的一半會死亡的日期。這是你的理解嗎？

答：是的。你需要一位精算師 ( actuarial ) 來計算。

問：你需要一位精算師—那是你所說的嗎？

答：是的，是的。

問：你知道 Gibson 是精算師嗎？

答：是的。

問：好的。因此，我們沒有拿到你的—你的主要反對意見是我們沒有拿到你客戶保單組合銷售的公平價值，是嗎？

答：是的。

問：你聽到我向法庭請求休庭 3 個星期，然後回來結束今天開始的拍賣。你聽到我今天這樣說嗎？

答：是的。

問：我是否——我是否準確地反映了波多黎各投資者的願望？

答：是的。

問：你理解在這 3 個星期，Gibson 先生將對所有的保單做生命期預測更新？

答：是的。

問：這是他要做的事，是嗎？

答：是的。

問：那是 400 名波多黎各投資者想要做的事，是嗎？

答：是的。

問：我想你和馬女士談過，那是臺灣投資者---

答：是的。

問：想要做的事？

現在，你已經——你已自發聘請律師代表你今天在此發言，是嗎？

答：是的。

問：你同樣自發聘請 Gibson 先生提供生命期預測證詞給法庭，是嗎？

答：是的。

問：好的。到現在為止，你已從你口袋里支付 Gibson 先生的服務費，是嗎？

答：是的。

問：好的。你是否這樣理解—Gibson 先生的服務會使所有的投資者受益，不僅僅是你？

答：完全是，所有的保單組合—

問：為什麼你同意聘用 Gibson 呢？

答：他是專業人士。我理解只有在那個領域里的專業人士才能將一個價格—為保單組合預測一個真正的價格。那是我們和在保單貼現精算領域中專業人員一起工作的方法。

問：因此最后的問題是你敦促本法庭在本聽證結束時，無論是今天或明天，進行休庭直到從今天起的 3 周后為止，這樣可以使得 Gibson 先生在首兩個星期完成更新，然后回到這裡進行補充拍賣，如果必要的話，到那時宣布最后的—最高的標價；情況是這樣的嗎？

答：是的。

Brannon：沒有其他問題了。

法庭：交叉詢問？

Quilling：法官閣下，我沒有。

我想為 Diaz 先生的關心和花費如此之大來到這裡表示感謝。

法官：證券交易委員會？

Loftin：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監督人？

Roossien：我們要問話一小段，法官閣下。

(交叉詢問)

Harr 問：

問：只是一個系列的問題。

Diaz，我們今天聽到你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沒有生命期預測信息和需要聘用 Gibson 先生，我們有—你的律師和我已同意和建議法庭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希望法庭會採納。

如果那發生的話，那麼你是否會—那麼做是否會總體上解決你的反對意見？

答：這是我—你可以重復你的問題嗎？

問：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們聘用 Gibson 先生讓他更新生命期預測，讓他回來作出關於保單價值的評估，並尋找新的競標者和進行拍賣的第二部分，那樣是否會解決你所有對售賣程序的反對？

答：嗯，實際上—實際上，基本上，基本上，是的。

Harr：謝謝你，先生。

那是我所有的問題。

法官：還有別的問題嗎, Brannon 先生。

Brannon：沒有，法官閣下。

好的--法官閣下，我們—我們有一名專家證人，Gibson 先生。他是，作為—今天和明天，碰巧的是，他和大多數---本案所涉產品的專家，買家和賣家中的 98% 都聚集在拉斯維加斯的年度會議上，他們今明兩天都會在那里。

Gibson 先生會今晚飛回來，他會提供，會明天早上在這裡第一個提供關於他做過什麼以及將要做什么的證詞，法官閣下。所以我今天不能夠傳他作證。

除了 Diaz 先生，我可以傳 Kenny 余或 Shirley 馬就臺灣投資者的狀況作證。

法官：Diaz 先生，你可以下來了。

非常謝謝你。

傳你想要傳的證人。當你完成的時候，我會給其他的投資者一個機會，如果他們愿意陳述——

Brannon：我並不想假定可以代表他們發言。如他們感覺可以，他們可以上來和您交談。

我現在只想請求法官閣下允許我們明天讓 Gibson 作證，如果我們明天要繼續的話。我們並沒有完成我們的案件展示，我——他今晚才回來，所以我計劃好明天讓他作證。

法官：好的，為更好地安排聽證，你如果更早一些告訴法庭會更有幫助。

我會繼續推進聽證，我想聽聽投資者的看法。你可以傳馬女士或余先生，不然的話我可以問他們。

Brannon：好的。馬女士，我會傳馬女士作證。

法官：請舉起你的右手。

( 證人宣誓 )

證人：是的。

法官：請坐。我準備讓口譯員宣誓。對不起，是什麼語言？

普通話口譯員：中文。



法官：中文。

普通話口譯員：普通話。

( 口譯員向法庭宣誓 )

普通話口譯員：法官閣下，我可以問證人嗎？馬女士，她對語言的偏向，她是否在她需要口譯員幫助的時候說英文或者她只說中文？

法庭：讓我問她。

你偏向于說英文以及——我，對不起，你的名字？

普通話口譯員：Wing Chan.

法官：在你有需要的時候有 Wing Chan 幫助，或者你偏向于只說你的母語？

證人 ( 通過口譯員 )：我的母語，中文。

證人：謝謝。

( 直接詢問 )

Brannon 問：

問：請說出你的名字。

答：( 通過口譯員 )：Shirley 馬。

問：馬女士，謝謝你今天到此。

我理解你是臺灣 2,500 名投資者的經紀？

答：是的。

問：這些投資者已經損失了在 ABC Viatical 投資的幾千萬美元？

答：( 通過口譯員 )：大概是 5,500 萬美元。

問：謝謝。你剛才是否聽到我向法庭陳述的建議？

答：（通過口譯員）：是的。

問：停止聽證直到從今天起 3 個星期后？

答：是的。

問：目的是可以允許專家更新生命期預測？

答：是的。

問：從今天起 3 周后再完成拍賣。

答：是的。

問：你是否—你是否有權代表 2,500 名臺灣投資者發言？

答：（通過口譯員）：我有簽名。

問：所以你的理解是你在今天代表他們的利益？

答：是的。

問：你是否代表臺灣的投資者—

答：（通過口譯員）：是的。

問：你是否同意我的建議—3 個星期后回到這裡，再結束？

答：（通過口譯員）：投資者反對我剛才聽到的延期（The investors object for the previous continuance matter I just heard today [sic]）。

問：對不起，我不明白。

Brannon：她在說---？

Brannon 問：

問：你是否反對我們關於 3 個星期后回到這裏的建議？

答：（通過口譯員）：我不反對。

問：好的。對不起。我理解有溝通的問題，我感謝——我感謝你的努力。

為記錄清楚，臺灣投資者同意波多黎各投資者請求暫停聽證，直到 3 個星期后回到這裏？

答：是的，是的。

Brannon：謝謝。

我对證人的问话完了。

（交叉詢問）

Quilling 問：

問：你好，馬女士。

答：你好。

問：我們見過幾次面了。

答：是的。

問：很高興又看到你。

答：謝謝。

問：我相信你的投資者中有大量的人反對我所建議的。

答：是的。

問：波多黎各投資者想要 3 個星期的休庭以獲得更多的信息，這也是你想要的嗎？

答：是的。

問：如果法庭允許，你可以告訴我對我正在做的事還有什麼其他反對意見嗎？

答：沒有。

普通話口譯員：法官閣下，我可以報告法庭一些語言上的細小差別嗎？因為就接管人現在在做的，接管人問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Quilling：我會重新調整我的問題？

Quilling：你對我一直在做的事有什麼反對意見？

答：（通過口譯員）：因為價格太低。

問：你需要我獲得——更新生命期預測證書，是嗎？

答：（通過口譯員）：我想得到更多的報告。

問：好的。你想讓我借更多的錢。你偏向于此，是嗎？

答：是的。

答：（通過口譯員）：是的。

問：你是否感到——你部分反對意見是指我沒有聆聽你要說的意見。那是你的反對意見嗎？

普通話口譯員：法官閣下，我可以——，由于語言差異，請問口譯員可以請求律師用簡單結構重復這個問題嗎？

法官：好的。Quilling 先生，你是否可以將這個問題分解開？

Quilling：謝謝，法官閣下。

Quilling 問：

問：你相信我忽略了 you 一直要求我做的事嗎？

答：是的；

答：（通過口譯員）：是的。

問：你相信 LaMonda 先生應當支付我可以售賣保單組合的價格和你們投資金額的差額嗎？

答：是的。

問：如果我們遲延 3 周及我們獲得新的標價，兩倍于我們現在的價格，比如說 6,000 萬美元，你是否仍舊對這次銷售不滿意？

答：（通過口譯員）：我希望能帶給你上億。

Quilling：法官閣下，我沒有其他問題了。

法官：Loftin 先生。

Loftin：謝謝，法官閣下。

Loftin 問

問：下午好，馬女士。

答：你好。

問：我們今天早上簡短地見過面，是嗎？

答：是的。

問：馬女士，我收到一份文件，名字是臺灣 2,500 名投資者反對銷售所有保單的動議。你是否認出這份文件？

答：是的。

答：( 通過口譯員 )：是的。

問：這份文件是不是你和其他的臺灣人為你的銷售保單動議所準備的？

答：是的。

答：( 通過口譯員 )：是的。

Loftin：法官閣下，我想將該文件作為證據提交——我不知道我們怎麼稱呼它，Taiwan 投資者證物序號 1，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法官：我沒問題。

證人：( 通過口譯員 )：我想把它交給余先生，因為是他準備的這份文件，他可以就該報告做更詳細說明。

法官：好的。但是現在 Loftin 先生只是請求把這份作為證據提交，這樣法庭考慮它。

證人：好的。

法官：好的。有異議嗎，Brannon 先生。

Brannon：無異議。

Quilling：無異議。

Roossien：無異議。

法官：Quilling 先生，Harr 先生。

好的，我們叫它——讓我們叫它 TW1。它被採納作為證據。

Loftin：法庭的拷貝可以是有序的 TW1，就像我的這樣嗎？

法官：我想法庭拷貝可以是 TW1。

Loftin 問：

問：除了價格太低以外，對接管人的動議你還有什么異議？

答：（通過口譯員）：我希望它可以減少投資者的損失并從專家處獲得生命期預測評估的公平報告。讓投資者知道那是一個公平的價格。

問：好的。如果法庭允許了 3 個星期的延期，我想是 3 個星期，那樣可以解決你主要擔心的問題嗎？

答：（通過口譯員）：當然這需要有一個專家證人做一份對生命預期報告詳細的評估。

問：好的。如果 Brannon 的專家證人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報告，那會解決你主要的反對意見嗎？

答：（通過口譯員）：是的。

答：是的。

問：除了需要一份被保險人更新的生命期預測，你還有別的反對意見要反映給法庭嗎？

答：（通過口譯員）：沒有了。

答：謝謝。

問：因此，除了這個以外，你沒有別的反對意見？余先生可能有一些反對意見，我們等一下再問他。

答：沒有。

答：（通過口譯員）：沒有。

Loftin：好的。謝謝您，法官閣下。沒有更多的問題了。

Harr 先生。

Harr：沒有問題。

法官：其它問題，Brannon 先生？

Brannon：沒有了。

法官：你可以下來了，馬女士。謝謝。

證人：謝謝。

Brannon：法官閣下，這就是我要傳的所有證人了。

我想保留 Gibson 先生。坦白而言，如果法庭允許，如果法庭傾向於批准 3 個星期的延期，Gibson 先生可以在 3 個星期內只來一次，提供關於他在未來 3 個星期要做的所有事情的證詞。

法官：你這麼做是否實質上批准你自己的延期？

（笑。）

Bannon：你不得不做你需要做的事。

法官：我想再聽一下其他投資者的看法。

余先生，我知道你有一些事想和法庭說？

你現在可以說嗎？

證人：是的。

法官：請上前來并宣誓。



請舉起你的右手。

( 證人宣誓 )。

法官：好的。請坐。

你需要口譯員的幫助嗎？

普通話口譯員：他將說英文。他將說中文。

法官：好的。是中文或普通話？

普通話口譯員：是普通話。

法官：好的。先生，你的名字是什麼？

余：Kenny 余。

法官：口譯員。

普通話口譯員：我是—I C-H-U-A-N, 姓 C-H-E-N, I-Chaun Chen.

法官：好的。我準備讓 Chen 先生宣誓。

( 證人向法庭宣誓 )

法庭：謝謝。好的。

你想告訴法庭，讓法庭知道什麼呢，余先生？

余：( 通過口譯員 )：法官閣下，我可以被允許使用那臺幻燈機嗎，因為我準備了一些資料，想用幻燈機展示，如果我可以的話。

法官：好的。你可以用幻燈機。

我這有屏幕，我可以看到你屏幕上的內容。

Quilling：法官閣下，順便提一下，我們沒有異議—我想他會從書上抽出一些材料。我們對他要從他報告中展示的材料沒有異議。我不想增加提交證據及採納的負擔。我們沒有異議。

法官：為清楚起見，余先生，你的資料是在這本書里面嗎？

余先生：是的。

法官：好的。這本書被採納為證據。你可以繼續，只要你展示的都在這本書上。好嗎？

余先生：好的。謝謝。

法官：如果你有資料，你是否有一些資料沒有包括在這本書里面？

余：沒有。

余：（通過口譯員）：它們都在這本書里。

法官：歡迎使用幻燈機，無論你如何進行，我可以根據書或屏幕跟上你？為法庭記錄，我只是想弄清楚證物已被採納為證據。

普通話口譯員：他想用這個做展示。

法官：好的。我們作為證據採納的這本書編號為 TW1。

你可以繼續。

余：（通過口譯員）：我想表達我對法官閣下，對證券交易委員會代表，接管人代表，代表這邊的律師表示感謝。

雖然我們只有四個人代表臺灣 2,500 名投資者。我個人曾為 Metropolitan 臺灣分公司工作。我一直是保險經紀。我現在是 Sun Life，和 Main Life Bermuda, Sun Life 和 Bermuda Sun Life 的經銷商。我了解壽險貼現和保單貼現行業。因此我

們想維持這個產品，直到現在我們才聽到證券交易委員會告訴我們在這個案件中接管人接管了資產。

直到現在我們才知道本案屬於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直到 4 月 30 日我們才知道接管人已經賣了那些保單。我們和接管人及證券交易委員會有大量的電子郵件往來。我們和接管人有超過 40 封的電子郵件。我們的感覺是：接管人感到我們的回應有很濃的感情色彩，但實際上我們的回應是很專業的。

在過去的 30 天我們電子郵件往來中，我們提了很多專業問題，包括本訴訟程序如何進行。在美國我們的金額和波多黎各的金額達到 1.25 億美元。有 22 家保險公司，42 個被保人購買了保單，共有 55 份保單。

我也非常感謝接管人。在 6 月 30 日至 8 月初的很短日期內，接管人展示了所有保單的原件資料和詳細的生命預期。

這份表，您可能也有這份表，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專家的重要工作成果，該表包括保單的詳細信息，我想從 2008 年的早期，從今年的 5 月到 7 月，那時我們和接管人交流，接管人對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敦促我們尋找新的投資者。臺灣投資者的損失已達到 70 --- 87.5%。

談到在臺灣尋找新的投資者，我希望我們能夠找到新的投資者。我們聯系的銀行包括 Swiss Bank，UBS，JP Morgan，United Suisse 和 Lehman Brothers。

我們的想法是盡力找到新的投資者，這樣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交易，就像今天法庭在坐的女士們先生們一樣。

當我們在今年 8 月早期搜集到所有那些信息的時候，所有的投資銀行都告訴我們同一個問題：你準備如何評估保單的價值。

請打開我提交給您的小冊子上的第 2 頁。除我們從接管人處收到的信息以外，這信息，這圖表。

號碼是，您翻到右下角，50 --- 55-A 和 55-B。所有這些表格信息都很清楚。

Brannon: 法官閣下。

法官：讓我—讓我暫停你一下，余先生。對不起，打斷一下，但我找不到這一頁。

我的書上沒有 55 頁，沒有標上 55 的頁數。

Quilling：法官閣下。我可以回應嗎？

余先生展示給您的文件在這裡---它的英文版本包括在我今天早上交給您的那本證物的英文版內，它是我展示的一部分。

为了方便臺灣投資者，我讓人將它翻譯成中文并給了他們這些文件。

因此 55 對應英文版的 55-A 或 1，是中文版的。您不會有中文版，但在藍色筆記本上您有英文版。

對不起，51，法官閣下，54。

法官：我想你用幻燈機展示這些會更有幫助，如果你不介意，這樣法庭記錄員可以看到。

Quilling：我會把他們放到這上面。這是—這是 54-A, 法官閣下。這是英文的。余先生有中文版的。這樣您可以在書上的 55-A 看到。

法官：好的。余先生，你同意在幻燈機上的內容是一樣的嗎--？

于：是的。一樣的。

法官：--你指的是英文版的嗎？

余：是的。沒問題。

法庭：好的。

既然這是接管人自己的文件，對採納 54-A 為證據有什麼異議嗎？

Quilling：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好的。54-A 被採納為證據。

你可以繼續，余先生。

余：沒問題。

余：（通過口譯員）：看完這些數據，我們一點都不感驚訝。關於成本，這個特別的圖表 54-B, 54-A 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要報告給法庭 54-A 是實際現實的數據。糾正，糾正。

54-B 的數字將反映真正應該的數字。但是，54-A 證物是---ABC 的數字 --- 顯示在 54-A 的數字。

普通話口譯員：法官閣下，我可以請求證人重復一下他剛才所說的嗎？

余：（通過口譯員）：在美國的壽險貼現和保單貼現市場，要展示保單，您可以參考我報告上的第 3 頁。那意味著這個市場在美國早就存在，因此在佛羅里達有一家擁有 180 名公司會員的保單貼現業協會，會員包括經紀和保單供應商，金融機構和服務公司。

有四家公司為 ABC 評估。有兩個經紀。代管賬戶經紀。有兩個代管賬戶經紀。它們是上述協會的會員。美國所有保單貼現市場，無論評估是否正確，它會讓保單供應公司挑選快速標準以獲接納。

因此，投資者可以得到關於保單價值的保單。這應當有一個基本的標準。我今天不是很清楚所有的競標者他們是如何評估保單的。我不知道。

代表投資者，我想問不同的專家，我們認為投資者的利益被浪費了。但是我尊重接管人和監督人。

在我報告的第 3 頁，我為 Silver Point 感到難過，因為當我和接管人交談時我希望我能夠知道如何對該產品進行估價。因此讓我有這個機會找到出投資銀行來參加今天的競標。

當他們顯示 2,700 萬美元—2,700 萬美元，上次他們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要出一個更高的價格來買這份產品，你需要說服我。我沒辦法回答。

因此，兩個星期以前，我發出一封信給 National Viatical, Inc. 的總裁 James。他今天也在這裡。我希望作為一家專家公司，請求他告訴我們如何對 55 份保單的價值進行評估。謝謝他今天能夠來這。今天他告訴我，他為自己立場之目的將資料給了接管人和監督人。我因此謝謝他今天的到場。

作為今天的證人，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請求他明天作為專家證人對保單價值評估作證。根據我個人在美國的經驗，不管哪個州的保險法律是如何規定，我想我們的案件在美國所有的保險公司內是破紀錄的。

我剛接到 54-B 的信息。

是的，確實是 54-B，從 2001 年起我們研究這種產品。我們有第一批的投資者。8 年后美國的保單貼現市場及其容量並沒有走下坡路。該市場擴大了。請專家—專家先生，讓投資者知道，當你在一個經紀將該保單銷售給投資者的時候，是否同意其基本成本和費用，應是某個程度的成本和費用。因此我們知道被保險人他們投入的美元是大約 25% 至 40%。那是基本金額，那是基本金額以上的利益。

我相信您不會反對我的數據。

因此我剛才提到，根據我報告中的第 3 頁我寫下在這個案件中 Silver Point Capital 如果競標成功，你將是獲利最高的公司，在美國利潤率最高的公司。對 55 份保單的競標價如何能低於 50% 呢？因此 Shirley 馬特別提到我們推定的合理價格應該高於投資者的投資金額，因為保險商處的保單中的一半是超過 80 歲了。對那些被保人 85 歲及超過 85 歲的保單，有 19 份這樣的保險。美元總額為 1.75 億，占所有保單的 1/3。

對於單獨的保險商，保費將超過 500 萬美元。有 21 份這樣狀況的保單。到現在關於保單的報告我非常希望今天的專家，請問你們可以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嗎，幫助我們，投資者，解決我們的問題。美國和波多黎各的投資者，我們有同样的目的。當然，我們清楚當接管人和監督人在接管這些保單時，他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我們希望除了不銷售保單的動議外，我們希望你可以選擇新的資本。如果證券交易委員有這類型的資本，我建議我們想——我們可以從證券交易委員會獲得他們的基金。糾正，法官閣下。請讓所有的投資者從證券交易委員基金中借款。當我們今天在這裡得知所有和 ABC 有關的刑事犯罪都不是接管人和監督人的工作時，我們很失望。

比如說 Shirley 馬，她要在臺灣處理 2,500 名投資者。她在臺灣被消費者告訴。臺灣的投資者，包括我在內，我理解問題不僅僅是 Shirley 馬公司內部的事，事態從開始時我們經歷接管，我們就想過如何告訴 ABC 公司，一直在發展。我們想——我們當時考慮當接管人接管 ABC Inc. 的時候所有 ABC 的問題就會解決，不僅僅是保單問題。

今天聽證前兩個星期，我確實問過接管人和監督人，我認為有一點上很不公平，ABC 公司不是一家投資者開始投資的公司。我們投資了 40 份保單。另外一個詢問，另一個問題。我問監督人一個問題：如果 ABC Inc. 的負責人今天有個人債務，意味著 ABC 欠 1,000 萬美元。然後我問監督人，如果債權人還活著，還活著，如何將該案和我們投資者聯系在一起。

我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我得到的答案是，他告訴我會繼續銷售這 55 份保單。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歸還，歸還那 1,000 萬美元。拜托。女士們先生們，這問題的含義是什麼，ABC 本身和我們的保單聯系很深，我們認為這太不公平。

在我報告的 H 章，H 就是 Henry 中的 H，我代表 Shirley 馬來提出該問題，當 Shirley 馬開始做 ABC 的業務的時候，ABC 公司的 Jason，更正，Jason 孫是經紀。我想 ABC 接管人所有的電腦數據都應理解每個月都會有傭金付給 Donald——Donald S. Kaplan D-O-N-A-L-D, S, K-A-P-L-A-N。

和接管人相關的幾個訴訟中，有幾個訴訟主張是告訴這個人的，接管人在忙著以 120 萬美元和解。在我的報告里，Shirley 馬公司的電腦技術員幫助找出 2003 年間所有的 Jason 孫電郵給 Donald Kaplan 和 ABC 公司 ABC Inc. 的電腦記錄。

Jason 孫有兩個人頭。我們很嚴肅地報告給法庭：Jason 孫一直在欺騙這些投資者。他是美國人，從臺灣移民來美超過 20 年。因為該事件，他再也沒有出現了。所以我的確在我的報告 H 章報告了他在佛吉尼亞州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根據我們手中得到的信息，他收取的傭金大約 300-400 萬美元之間。甚至比今天的拍賣價還多。

根據我上個星期從接管人處收到的電郵，他說他在案件的初始階段就知道——他知道有一名代表——亞洲的經紀代表——但如果在亞洲追訴那些佣金，那花費將很大。

這不是臺灣投資者第一次從接管人和監督人處得知。當我們電郵和他們通過翻譯回答我們，那已經花費了接管人和監督人律師很多的時間，我非常感謝接管人，監督人和翻譯者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們花費的是我們的錢，是從投資者損失 87.5% 中支付的錢，根據是今天新的競標價，我們的日期是 6 月 30 日。投資者收回投資的比例從 12.5% 上升到 14%。

我是否應該說謝謝你？因為那不是你的錢。你接管 ABC。因此我們的保單可以持續有效。我們為此非常感謝。如果所有的保單失效，我們今天就沒有聽證。

因此我想對從波多黎各來的 Angelo 說謝謝。在過去的三個月里，你一直和 Shirley 馬聯系，這樣我們今天從我們的客戶收到了 1,500 份反對銷售動議。這不是簡單的工作，有大量的傳真來回。我的展示和我們投資群中敦促的動議均匯集在我的報告里。

我希望法官閣下，證券交易委員會可以今天審閱我們的英文版本。這是我們心底里的話。我們希望波多黎各的律師可以呈現一個真正的專家讓法官閣下作出一個公平的判斷。



我們回到臺灣后，我們就會有個基礎匯報給我們的家庭成員，朋友，因為我們的朋友仍在 ABC 投資了 1,450 萬美元，我們要報告給朋友們，對他們負責。拜托，女士們先生們，給我們一個機會，謝謝。

法官：Quilling 先生，你有什么問題嗎？

Quilling：不，我沒有。我再重復，謝謝余先生來到美國和他花的抽時間及精力。

法官：Loftin 先生。

Loftin：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Harr 先生。

Rossien：沒有，法官閣下。

Harr：我附和你的好言，余先生。

法官：Brannon。

Brannon：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余先生，你可以下來了。

非常感謝。

我們要休息 10 分鐘，然後會回來，如果另外兩個投資者想發表看法，我會很樂意聆聽。

法警：全體起立。

( 休息從 3:18 開始 )

( 訴訟從 3:27 開始 )

法警：全體起立。

法官：還有其他投資者想發言嗎？

好的。請上前來并宣誓。

你今天要說什麼語言？

Lee 女士：首先用英文，然後我會問一些問題，或許是普通話。

Lee 女士（通過口譯員）：首先我會說英文，如果我在問問題時確實有困難，我會求助於口譯員。

法官：好的，請舉起你的右手。

（證人宣誓）

法官：請坐。

請對著麥克風說話，這樣我們全部人都可以聽到你說。

Lee 女士：我是 Juei-Lin Lee，臺灣的投資者。

除了是投資者外，在 ISI 和 TGI 的推介下，我也介紹這個產品給我的朋友和親戚。我很感激您給我——給我機會陳述。

導致我相信這種產品的原因發生在在 7 年前我投資的時候。最初的產品——產品的開始。

產品開始來源於 1980 年代的艾滋病。保單貼現不僅是給合理的---

法庭記錄員：對不起，女士——我---

普通話口譯員：法官閣下，她叫我為她讀她事先準備好的陳述。

我可以這麼做嗎？

法官：有異議嗎？

Quilling：沒有。

法官：沒有。你可以這麼做。

普通話口譯員：好的。我會盡量說慢點。

第一，產品的來源：1980年代的艾滋病。

保單貼現不僅是將合理的資金給資金提供者 [REASONABLE FUNDS TO FUND PROVIDERS --- SIC]，更重要的是它提供資金給患重病的病人，他們需要很體面地走完人生盡頭。

第二，美國是一個擁有開放金融產品和法律的國家。重要的是保單貼現的經紀和供應商在美國是合法的公司。

但是，儘管我對接管人和監督人存在感激，我還是非常憤怒地，我重復，非常憤怒地質疑對占總投資人數 4,000 名中的 2,500 名臺灣投資者（根據幾乎已確定的倉促結論）的種族偏見。我聲明如下。

接管人曾說他們的接管責任和期望是為投資者謀求最佳利益；因此，他們不停地在一系列的公共信息里描述很多的可行性策略，比如說用貸款繼續維持保單，賣掉部分保單持有剩餘保單，等等。

但是，在遞交給得克薩斯州達拉斯法院的動議書上寫明接管人要求銷售所有的保單和申請批准購買和銷售協議和請求證據聽證，這項目的原因是 1, 2, 3，說明購買協議符合投資者和接管資產的最大利益，這樣說是很荒謬的，理由如下。

第一，初時通過接收資產為抵押的貸款來支付保費維持現狀是可以預測的。除非接管資產失去——隨著時間消逝接管資產失去價值，否則是不會出現財政黑洞的，有病的人們隨著年齡的老化會更接近死亡，或者是接管人基于個人偏見不願意處理被保險人的健康體檢，這些體檢沒有更新。

第二，買家總是愿意以最低的價格購買有價值的資產。因為接管人第一次拍賣時公布所有的 55 份保單，這是不明智的。接管人處理接管資產就像是將所有好的和不好的產品混在一起讓顧客首先挑選。而后，接管人努力試圖說服法官和索賠人：市場價格決定一切。另外，接管人在給索賠人的信中，陳述到在他們第一次拍賣中，將從 ABC Viaticals 獲得的剩下的醫療記錄給了競標者，請參考附件。

接管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醫療記錄決定保單的價值嗎？接管人有可能只是過來向索賠人和接管資產確認他為索賠人謀取最佳利益但卻不知道接收資產的價值嗎？

第三，接管人決定放棄最有價值的保單及銷售剩余保單。接管人宣稱他考慮過放棄一份每年保費 8 萬美元而保險額為 200 萬美元的保單。

這就是結論——該結論應當在分析完保單價值后作出；但是，結論作出的原因是因為有一些非常昂貴的保單，但它們同時也是在市場上最有價值的保單，這讓我不明白保單的價值是如何定義的？為什麼保單值得被 Silver Capital Fund LP 支付——購買，卻不值得被原始的投資者繼續持有？

有可能用有效的數字分析說服我們嗎？法官閣下，如果您閱讀了接管人提供的所有公開信息后，您肯定能了解我的疑惑。

根據前述聲明，我必須直接說接管人和監督人已經--讓我重復---

Loftin：法官閣下，如果我可以——在 TW-1 的 G 標籤上。我相信翻譯者正在尋找的字是過失。

普通話口譯員：她在這裡做了一個注腳。

過失和倉促的態度對投資了 5,500 萬美元的臺灣 2,500 名投資者。這就好像是種族歧視。在本案，臺灣投資者超過半數；但是，接管人卻對權利人如此疏忽。如果是美國投資者投資損失超過總投資者一半或以上，接管人還會如此疏忽嗎？在我看來，我質疑接管人貶低了亞洲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并歧視了臺灣投資者。

投資者：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的嗎？

Lee 女士：是的。

我有一些問題想首先問接管人。

法官：接管人等一下才會作證。

你可以等一下才問你的問題。

但我現在只想知道你還有什么其他的內容想讓法庭知道你的立場。

Lee 女士：沒有了。謝謝。

法官：好的。Lee 女士方面的律師還有什么問題嗎？

Brannon 先生，Quilling 先生？

Quilling：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Loftin 先生？

Loftin：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Harr 先生？

Roossien：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你可以下來了，Lee 女士。謝謝你。

普通話口譯員：那么，法官。當他們作證時，她還可以問問題，是嗎？

法官：她明天是否還在這裡？

普通話口譯員：是的。

法官：好的。我會在 Quilling 先生作證完后給她機會問問題？

有可能他的證詞在你問之前就回答了你一些問題。

還有其他投資者想說些什麼嗎？

你的名字。

Liang 女士：Teresa Liang L-I-A-N-G。

法官：請舉起你的右手。

你需要口譯員的幫助嗎？

Liang 女士：我想說英文，但如果我有困難時，他或許可以幫我。

法官：好的，請坐。請大聲一點。

Liang 女士：喔，我的名字是 Teresa。我是投資者。

我想指出一些介紹該產品給我的人。

Kenny 余有提到這家伙，他的名字是 Jason 孫，因為他從——他是從美國來的。他說服我們買該產品，他提及很多美國法律和讓我們很信任他，我們相信美國法律和美國的信用，這就是為什麼——為什麼所有——所有——所有投資者都投資該產品。但我要告訴您他沒有在任何場合出現，他也沒有幫助我們。

因此除了他以外，我們——我們全部都損失大量金錢，他卻掙了很多錢。

當我們從電腦里發現他從臺灣和美國掙了很多錢，因為他用了 3 個不同的帳號，將不同錢匯到不同的帳號。這樣他沒有在臺灣交稅。他去了美國。我想強調，如果法庭給我們資料，我想這個人是我們第一個要找到的人。

謝謝。

法官：有什麼問題嗎？

Brannon：沒有。

Quilling：沒有，法官閣下。

Harr：沒有，法官閣下。

法官：謝謝你，女士。

你可以下來了。

好的。既然 Brannon 先生---還有其他投資者嗎？

我漏掉誰嗎？

好的。讓法庭記錄顯示沒有人表示願意作為投資者作證了。

好的。Quilling 先生，我想我們有時間繼續進行你的部分，因為 Brannon 先生的證人今天不在這。你準備好了嗎？

Quilling：是的，法官閣下。

因為我不能自己問自己問題，我會作證，我的特別律師，從田納西州孟菲斯來的 Bruce Kramer 會問我問題。

我們有筆記本，一個是給證人的，但由于我大概會成為證人，這和您的是一樣的。

我們將它提供給了對方律師，我也讓人翻譯了—在這里的大部分的訴訟文件被翻譯成中文，我們翻譯了我認為臺灣投資者最有興趣的文件，您今天會看到一些。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看到它，如果他們有困難的話，我們的翻譯可以幫助他們。

法庭：我們有額外的拷貝給法庭記錄員嗎？

Brannon：是的。

法庭：請舉起你的右手。

( 證人宣誓 )

法庭：請坐。

( 直接詢問 )

Kramer 問：

問：請說出你的名字以做法庭記錄。

答：Michael Quilling。

問：Quilling 先生。

Kramer：法官閣下，為更快地完成這些鋪墊問題，我可以問一些引導性的問題嗎？

法官：可以。有異議嗎？

Brannon：沒有。

法官：好的。

Kramer 問：

問：Quilling 先生，你在得克薩斯州是有執照的律師嗎？

答：是的。

問：請簡單陳述一下你的背景以做法庭記錄，你在哪里讀的法學院及你做律師的經驗。

答：我在喬治亞大學讀的本科和法學院，1982 年從法學院畢業。我最早是 Winstead McGuire Sechrest and Minick 律師所的一員。我在 1993 年自己開律師所，現在有大約 40 名律師為我工作。



我是 AV 級別，是律協注冊商業破產法專業律師，是律協注冊民事訴訟專業律師，自从开评以来我每年被授予超級律師。

問：在你做律師的經驗里，你是否被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指定過做接管人？

答：是的，我做過。在我 26 年的職業生涯中幾乎全部時間都是做接管人。在過去的 10 幾年中，這幾乎是我所有的工作。

我的執業不僅僅在達拉斯，是全國性的，國際性的。我現在在加拿大有幾個案件是做接管人的。

問：你是否可以簡單解釋給法庭和在這裡的不同的投資者你作為接管人有何責任？

答：按定義，接管人是法庭指定的一個獨立人，其只對法庭負責，他的責任在法庭的接管人指派令上列出。但在這些類型案件中，我的工作負責處理企業或公司的資產，這些公司或企業被指控為違法了證券法，我處理這些資產以向法庭申請批准最后的清算，確定誰是受害者，公布最后方案，將盡可能多的金額分配給投資者。

問：在你被指定為接管人的案件中，什麼類型的案件會有些什麼樣的騙人詭計呢？

答：過去幾年，這些騙人詭計一直在變化，它們基本的特點是貪婪和欺騙。它們許諾的是在任何市場都實現不了的東西。

早些時候有一些我們稱之為“主要銀行詐騙”。現在時興的騙局是保單和壽險貼現公司，不過，大部分這樣的公司已被關閉及停止營業，至少是那些不法經營的公司。

在這個國家里有各種各樣不同性質的騙局，但現在保單貼現一直是很時尚的。

問：你是否在保單或壽險貼現案件上有經驗？

答：是的，我有經驗。

我最早在保單貼現行業的經驗是 2002 年的案件，該案現在還在 Solis 法官處審理。它包括由 Grand Rapids 進行的保單貼現利益銷售。作為接管人，我起訴 Grand Rapids 并獲得接管人的指定。公平而言，我獲得指定的接管人正是你，田納西州孟菲斯的 Bruce Kramer。自 2003 年起，我一直在那個案件中做特別律師。在那 5 年中，我們有 7,000 多名索賠人，總額 2,5 億美元的超過 1,000 份保單。因此我獲得了很多第一手的經驗，我的團隊也這樣，他們很多人今天也來到了法庭。

我現在還被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加利福尼亞州東區指定，在薩克拉門托市處理另外一件和本案一樣的保單貼現案件，規模要小一些。

因此，過去的——自從 2003 年來，我每天接管案件的 90% 都是分解和重組保單貼現企業。

問：我們今天聽了“保單貼現”。我們聽了“壽險貼現合同”。我們還聽了“生命預期”或 LEs。你可以簡單告訴法庭這是什么和它的歷史嗎？

答：那些今天在法庭熟悉這個行業的人知道我不恰當的混著使用了這些詞語。

這個行業以保單貼現行業的名字出現。其初始的目的是——您和馬女士也曾引用參考過，它是為長期病人設計的，目的是給錢給這些病人度過余生，這樣他們可以支付醫療費，和/或享受他們的余生。它主要起源于 80 年代艾滋病盛行那時。

隨著藥物技術進步，保單貼現的顧客群或——那些——保單貼現指的是威脅生命的疾病，它進入到老年貼現或壽險貼現合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案件，只有一個例外。有一個艾滋病保單。它現在包括為那些僅僅是年齡很大的人購買保單。他們其實並沒有大的健康問題。有一些情況他們有，有一些情況他們后來才生病。

長話短說，那就是現在這些大部分的保單情況，它是老年保單貼現，為年齡很大的被保險人投保的保單，目的不是為老年人購買保險，而是把它們再賣到市場上。

問：你現在被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得克薩斯州北區指定到本案——證券交易委員會訴 ABC Viaticals Inc. 和 C. Keith LaMonda 和 Jesse W. LaMonda Jr.，是這樣嗎？

答：是的。

問：你之前提到你的責任在法庭的令中列出，那也是你獲得接管權利的文件，是嗎？

答：是的。

問：法庭是否作出該令指派你為本案的接管人？

答：是的。

問：該令是否在證物書內，你可以找到，在標籤 7 上嗎？

答：是的。標籤 7 上是指派接管人的令，是 2007 或 2006 年 11 月 16 日由 Solis 法官簽署的。

Kramer：法官閣下，我們想提交它作為證據，作為下一個證物，或是作為接管人的證物 7。

法官：有異議嗎？

Brannon：沒有。

法官：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

問：被指定為接管人后，你對 ABC Viaticals 做了什麼調查工作嗎？

答：很多事。因為案件很大，財產分布很廣，不同的人去了不同的地方。接管案件的開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和 Harr 先生，我當時估計他會成為監督人，到加利福尼亞州去和 Chris Erwin 會面，Chris Erwin 是當時擁有這些保單的不同信托的受托人。

Rayburn 先生，我的合伙人，還有其他人，到了 ABC Viaticals 開展業務的休斯頓辦公室。

Harr 先生和我見過 Erwin 先生以後，我們一致認為他作為受托人的服務應停止。我關閉了休斯頓的辦公室，結束了那里的事，並把所有資料帶回了達拉斯。我們開設了一個辦公室，這樣方便執法部門及其他人來查閱文件。

然後我開始統計有什麼資產，包括保單和其他潛在的資產。

問：我這樣認為是否正確：你被任命的原因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啟動的訴訟？

答：是的。

問：我假定訴狀是本案案卷記錄的一部分？

答：是的。

問：你是否可以簡單概述一下一部分讓法庭指定接管人的指控？

答：有一段時間，對壽險保單部分利益的銷售是否被認為是證券有很多爭論。根據備受爭議的華盛頓特區的觀點，它不是證券。作為回應，很多州開始說保單的部分銷售其實是證券交易，它需要持有合適牌照和適當披露才可交易。

ABC 是一家繼任 Accelerated Benefits 的實體。Accelerated Benefits Corporation，ABC，在 Keith 和 Jesse LaMonda 的管理下在佛羅里達州在運行。佛羅里達州立法者根據佛羅里達州法典規定銷售【保單】部分利益銷售是證券交易，將該公司關閉，同時對 LaMonda 兄弟和當時的受托人提起刑事告訴。

為此，LaMonda 兄弟移到西部并在那開業，公司稱為 ABC，而不是 Accelerated Benefits，和以前一樣的業務，完全一樣的產品，完全一樣的經營模式，除了換了所在州不同以外什麼都沒變。

問：你可以向法庭解釋一下 LaMonda 兄弟在 ABC Viaticals, Inc. 的旗下和以前 Accelerated Benefits 相比是如何運作的？

他們是如何吸引客戶的？

答：基本做法是：他們會安排購買保單或者從保險經紀處購買保單——讓我做一下鋪墊，這樣大家好理解。

該行業運作的方法一般是一個被保險人會獲得一份保單，然后把保單賣給保險經紀。保險經紀會到處找保單貼現公司或壽險貼現公司售賣該保單以獲取利潤。ABC 就是在這種方式下獲得保單的。他們會從保險經紀處買到 1 份, 2 份, 3 份, 4 份, 或 5 份保單，這些保單是保險經紀從老年人那裏得到後想賣出的，因此這就存在支付的購買價格和支付給經紀的傭金。

但他們獲得保單後--我簡單化地解釋，請不要讓我負責準確性成--比如說，這是 100 萬美元保額的保單，他們支付了 20 萬的保費，他們會賣給投資人該保單利益 70 萬美元的價值。用簡單的數學，比如說有 7 個投資者，每個投資者投資 10 萬美元，被保險人死亡時的投資者回報將是 100 萬美元，因此那 7 名投資者會分配 30 萬美元的利潤。這就是它設計的方式。

另外，ABC 要支付那些將 7 名投資者帶到公司來的中間人傭金，ABC 還向投資者作出某些保證和承諾。他們首先告訴投資者——這對現在發生的事是很關鍵的——很不幸詐騙發生在臺灣，波多黎各和美國的投資者身上，這只能被描述為詐騙，他們告訴投資者我們會負責保費——將保費放在一個臨時代管賬戶，我們會將你們錢的一部分拿走，放到這個帳號，被保險人在生命預期階段該賬戶會有足夠的錢支付保費。

這樣投資者認為他們的錢被隔離開。比如說生命預期是四年，每個月保費是 1 萬美元，如果他們遵循他們告訴投資者的方法，應該有 48 萬美元留出來支付保費。

第二件事，這是真真假假的事，一直到人們發覺它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這件事是指擔保公司的存在，這些擔保公司聲稱會保證在被保險人在 4 年內未死亡時應出來支付保單的面值，接管保單并代替投資者。因此有不少公司抓住這種商業模式來售賣保證金。

從我過去十年的調查，我從來沒有發現一家擔保公司是真實的，在本案中的兩家擔保公司也不例外。它們完全是假的。但是投資者相信如果被保險人沒有在指定的日期死亡，他們還是會在那個確定的日期獲得保險金，不管被保險人是否還活著。

問：你之前提到被指定為接管人后，你到加利福尼亞州去和——我想你說的是 Christopher Erwin 見面，后者是受托人。當你了解到 ABC 如何運作——他們處理這些信托的結構后有什么發現？

問：他們賣給投資者的方法是把你的錢匯到 Erwin 和 Johnson 的臨時代管帳戶上，在那里，這些錢的流向應該按照投資者文件規定的條款執行。

當我們進一步研究記錄后發現該帳戶其實是 Keith LaMonda 的個人小金庫。他隨心所欲地花費這帳戶上的錢，受托人也允許這麼做。

問：Erwin 先生是否聲稱自己是律師。

答：是的。

問：我相信，如果你翻到標籤 8，你認出和可以確定標籤 8 是什麼嗎？

答：是的，我們稱之為買方成交文件，為表示對今天在這里的 Angelo 或 Diaz 先生的尊敬，我使用他的，因為我知道他會在這裡。

這是他個人投資的成交文件。這是一個樣本系列。當投資者購買保單部分利益時，這些不同的文件會制作出來，然後提供給投資者。

問：這些文件是 ABC 制作的嗎？

答：是的。

問：一般而言，這些文件是否會被用作市場推廣工具而呈現給投資者？

答：有一部分會被用于市場推廣工具。比如說，Diaz 先生會告訴你第 3 部分關於受托人和代管賬戶經紀的信息資料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 Erwin 和 Johnson 是律師。馬女士會告訴你同樣的事。

這里有一份信托協議的拷貝。他們感到心里踏實，因為有信托和有一位律師在管理該信托。

你在這個部分還有一些信息，這是哪個部分？

這里的這個部分和擔保公司信息有關，這個特別的部分—

答：我相信是第 5 部分。

問：是的。在第 5 部分你有 IFS 的市場推廣資料，這是一個完全的騙局。里面沒有一樣是真實存在的。完全捏造。

你也有生命預期，這一點大概需要引起法庭注意。您沒怎么聽說過它。

21<sup>st</sup> Service 是一家提供生命預期的公司，它，我們叫它生命預期證書。這個小冊子內有一張這樣的證書，它是 Diaz 投資的一部分，這個特定的被保險人，有 2 個人，我想其中一個的生命預期是 71 個月，另外一個或許短一些—更長一點點。

Kramer：法官大人，那是在第 4 部分。

證人：所以這些就是投資者在做投資決定時認為特別重要的事。

Kramer 問：

問：讓我簡要地把你拉回來，我不想花費太多時間在這上面，但是在第 3 部分，他們在討論律師 Erwin 和 Johnson 準備做受托人，第一句話說 Erwin and Johnson LLP 是在加利福尼亞州 Ladera Ranch 最老和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你對 Erwin 和 Johnson 有什麼發現？他們執業多長時間？

答：為了讓這個聲明顯得正確，他們只能是 Ladera Ranch 唯一的律師事務所，因為他們只有兩個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律師。

問：你剛才提到這些信托。ABC 經營的範圍或方法是將 55 份保單中的每一份放在單獨的信托內嗎？

答：是的。LaMonda 對此處理和，比如說，我在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市處理的 Trade Partners 的案件有點不一樣。他們設立信托，每一個信托只有一個保單。

因此如果馬女士或 Diaz 先生投資，他們會變為信托受益人。他們對保單沒有所有權利益。他們對保單沒有受益人利益——對保單也沒有任何利益。他們對信托才有真正的受益人利益。他們是信托的受益人。

問：Chris Erwin 是每一份這樣信托的受托人嗎？

答：是的。

問：作為受托人，按信托協議，Chris Erwin 有義務為保費保留儲備金來在被保險人生命預期期間支付到期保費嗎？

答：投資者肯定被告知有一個付保費的帳戶，該帳戶有足夠的資金。

問：你的調查有無顯示出在那些托管帳戶里有多少錢？



答：當我接管的時候，有大約 490 萬美元，那是該公司所有的錢。但不是所有的錢都是安排為支付保費的。我---這裡，在這個標籤下的一份表格能確切說明這個問題。或許我們應該闡述一下。在標籤 12 上。標籤 12 是我準備的一張表—

Kramer：在我們到那以前，我想將標籤 8—ABC Viaticals 買家成交文件提交為證據。

法官：有何異議？

Brannon：沒有。

法官：被採納為證據。

證人：標籤 12 是我關掉的賬戶表。你可以看到第一份表，Erwin 和 Johnson。這應當只包括投資者的錢，這錢應當存起來，只為與產品性質一致的目標的服務。

ABC 保費代管賬戶內只有 280,000 美元。

當你—當你得到真正的事實時，你會發現所有或基本上這些錢都是投資者的，所以我認為這是可以用來支付保費的，因此我從盒子里拿出的錢總額為 490 萬美元。

問：你是否在標籤 12 中準備了該表？

答：該表是在我的指示下制作的。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將證物 12 提交作為證據。

法官：有何異議？

Brannon：無異議。

法官：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

問：讓我回到證物 9，Quilling 先生。

你可以解釋給法庭接管人證物 9 上文件表上的內容嗎？

答：證物 9 是 ABC 制作的文件。他們會對經過他們配對的投資者追蹤，他們是那麼叫的。

當你投入 1 萬美元時，他們會將你和一份保單進行配對，根據是你想要的生命預期的長度。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要兩年的生命預期，他們會把你配對到兩年的保單。如果你想要 4 年的生命預期，他們會把你配對給 4 年的保單。這很像你去 Baskin Robbins，你選擇你想要的雪糕，那就是你想要買的。這也許會讓你覺得不正場，因為沒有人可以預測死亡日期，除了他們這份神奇的担保合同外。

被保險人的身份證件，信托號碼，比如說：70037，有 122 名投資者。總投資額是 280 萬美元。有一些是信用額度，這點我現在不想談，但總的來說是投資了 280 萬美元。那些投資進 280 萬美元的投資者，馬女士及其客戶和 Diaz 先生及其客戶，當保單到期，他們會得到 500 萬美元。這樣他們會有可觀的回報，如果那發生在 4 到 5 年期間。

問：在這一欄，上面寫的或指的是存到受托人處的金額，那是指投資者投入到受托人，還是受托人放進臨時代管帳戶的錢？

答：應當是從投資者處投入到 Erwin 和 Johnson 的帳戶上的。

一個或者多個帳戶——對 Erwin 公平起見，以前已经有另外兩個受托人，但是——一個現在正在監獄，第二個已辭職。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提交證物 9 作為證據。

法官：有何異議？

Brannon：無異議。

法官：無異議。

Quilling：無異議。

Brannon：無異議。

法官：無異議。9 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謝謝您，法官閣下。

Kramer：Quilling 先生，和 Erwin 先生交談后，你發現如證物 9 顯示的各個類型的信托。基于你的證詞，你的權利在令上所規定，你做了什么？

因為你是被指定的受托人—對不起，是 ABC Viaticals Inc.的接管人，但不是信托的接管人？

答：是的。因為我只是公司實體的接管人，我向法庭遞交動議，在標籤 10 上，以改動一下法庭指派我當接管人的令，從而擴張我的權利，這樣可以很確定地讓我成為信托的接管人。那是在標籤 10 內，改動后的令在標籤 11 上。

Kramer：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對此申請司法認知。我可以申請作為證據提交，或者是我們只是引用，因為他們已經在法庭的系統里。

法官：我當然可以對本案的案宗文件做司法認知。

對於我對本案案宗訴訟文件做司法認知有無異議？

Brannon：沒有。

Loftin：沒有。

Roosien：沒有。

法官：好的。那我就這麼做了。

證人：由于這個令，Kramer 先生，我變成了受托人——對不起，是每一個信托的接管人，作為接管人，我籍此就成為了每一個信托的的受托人。

Kramer 問：

問：那時你停止了 Erwin 先生的職務？

答：是的。

問：那時你關閉了銀行帳戶，該帳戶你在 F 12 上所引。

答：是的。該令功效很大，是我可以有效地回應和對付保險公司。他們只提供信息給所有者，當他們發現我是接管人時，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對他們來說並不意味著什麼，除非我是擁有保單的實體的接管人。

問：早些時候你提到在這些聽證上本案有一名監督人，Harr 先生。你獲得過指派 Harr 先生作為本案監督人的令嗎？

答：是的，我確實有。Harr 先生是我在整個法律職業生涯中工作上認識的律師，他是我之前提到過案件的監督人，這個案件還在 Solis 法官處尚未審結。他在你作為接管人的密歇根州 Grand Rapids 案件中是監督人。我知道他在薩克拉門托市一件正在審理的案件中被指定為接管人。他在保單貼現案件中有豐富的經驗。

問：為什麼你認為你需要一名監督人以及監督人在這類型案件中的工作是什麼？

答：不是我隊任何今天在法庭內投資者，我親愛的朋友們的不尊重，不過他們傾向於用交流的方法使得你精疲力盡，我的工作是在盡最大力量專注於處理資產或發現資產多少，及照顧和維護資產。因此我需要某個人可以代表投資者集中的聲音，該代表可以聆聽和收集投資者的意見和評論並向法院報告。

正如我以前告訴投資者的，我向一個人負責，在本案是兩個人，Solis 法官和 Ramirez 法官。我無須向其他人負責。

我的工作是告訴他們什麼是我對接管資產的專業意見。我的責任不是對投資者，但我當然對此留意。

用這樣的方法把工作賦予這麼一個人，他的工作是聽投資者意見，收集投資者情緒及準確傳達並且，坦白地說，給我參考意見。我當然不完美。我經常漏掉東西，我發覺從 Harr 處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得到他關於我所做的是否合理的見解。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請法官對接管人無異議的請求指派監督人的動議以及指派 Harr 為監督人的令做司法認知，這些文件被標于證物書上的標籤 13 和 14 上。

法官：我會對此做司法認知。

Kramer 問：

問：以你作為接管人的經驗，似乎每一個案件都有接管人，監督人，特別律師。你是否發現有必要請其他專業人員幫助你呢？

答：這取決于什麼類型的案件。我記得每個案件我都請會計。這個案件也不例外。我聘用過 Litzler Segner Shaw and McKenney 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破產受托人和其他角色，我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一直都用這家所。

我同樣請求法庭批准——我在基本令上有法庭對聘用會計師的批准，但我很快知道我需要請人在這個行業提供服務——我稱之為從事保單——保單業務服務。我知道亞特蘭大的 National Viatical 公司，我申請法庭批准聘用他們。

動議在標籤 18 和 19。

問：現在，在我們談及這內容前，我想往回走走，談談 Litzler Segner 會計師事務所。

你說你以前和該所打過交道。

答：是的。我聘用過他們—在我職業生涯不同的角色。

問：他們的辦公室位于達拉斯嗎？

答：是的。

問：他們和你在其它接管案件有無合作過？

答：他們和我在其它接管案件合作過，他們和在其它接管案件和其他接管人合作過。他們為受托人工作過幾千件案件。他們很有可能是，如果不是唯一領先，也是在達拉斯領先的司法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問：你聘用他們做什么，他們已做了什么？

答：那取決于—案件需要，但在這個案件他們將我們取得的銀行記錄，重組了成千上萬的銀行賬戶不同層面的流水帳，以追蹤投資者投入資金的來龍去脈。我們獲得這些銀行記錄的方法要么人們是自願提供，要么通過法庭的傳票。

他們—我正常的方法—我在和本案類似案件中的處理方法，我有很多支票要開出去，我開很多支票支付保費和其他和本案有關的事情。

我會開支票，有一個系統會使得支票拷貝和留底送到會計師事務所，然后他們建立—他們監管銀行賬戶，他們保管賬簿，如果你想，他們可以做出財務報告和在需要時做出其他類似的財務文件，他們同時還每個月底對賬。

問：你提及你也聘用了 National Viatical。在我們談它之前，為什麼會有需要聘用 National Viatical？

本接管資產的主要資產什么？

答：主要資產是：我不打算說是它是—那時和現在是一樣的。他們全是接管人的資產，有 55 份保單，其死亡利益為 2.36 億多美元。

就我所知，關於操作那些保單業務，沒有人比 National Viatical 更有效率。他們會——如果讓我收費最低的律師助理來做的話，那會比 National Viatical 所做花費超過幾十倍。他們每個保單每個月收費 50 美元。

問：現在，你用的詞語“從事保險業務”或“從事保單業務”。你可以詳細闡述一下并解釋一下那是什麼意思以及在保險行業內那些詞語的意思？

答：不是所有的詞語都意味著從事業務，但是——它都在如我使用的那個詞語使用範圍下面。

接手被接管的保單貼現公司的第一件事，像這個案件一樣，你只能從那些正關閉公司的人們接管他們願意給你的信息。

在這個案件，LaMonda 先生不想和我說話。他那时正面臨刑事審判。他的雇員不願意說任何東西。因此，和他們談話，你通常會碰到石頭一般的沉默，而且你還不知道你獲得的信息確實是否準確。

如果在他們的辦公室有一張文件說你的保單要過期了，你有 30 到 60 天的時間付款，否則該保單就會因為沒有付款而終止，那就像一個——在每一個桌子下面——有一個地雷，你不知道它們在哪里，你必須很快地弄清它。

你沒有——因此 National Viatical，因為他們有很多這樣的業務，他們在美國的每一個保險公司均認識人，這樣他們可以打電話給他們的朋友，問有關這份保單的事。他們得到叫 VOCs 的東西，是指保險內容的確認，這是他們用的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我確定如果你去 Silver Point 或 Settlement Group 或其他地方，他們會有不同的表。但是 National Viatical 會送一份 VOC，設計該表是為獲得保費信息和其他類似資料之用。

下一件他們要做的事是很關鍵的，他們要讓保險公司更改記錄以反映作為接管人，我是保單的所有人，我是受益人，我有權利獲得通知。

比如說，在開始的兩、三個月，你讓保險公司更改它們的記錄，有时会很難，通知會送到 Erwin 先生那里，Erwin 會送給我，我們最后將所有的通知方式都改了。

但是如果我得不到那些通知，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此，是---那是他們要做的另外一件事。他們有獨特的方法—或許不是獨特，在美國檢查數據庫，如果有人死亡，他們會 30 天內知道，但這方法我是不理解的。根據我和他們在 Trade Partners 案件和在本案件打交道的經驗，如果有人死亡，他們會最快知道，通常是馬上知道。因此這是他們做的另外一件事。

在本案中他們幫助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這和他們為你在 Trade Partner 做的事不一樣，是每個月的開始，我會寫支票并用晝夜快遞寄給 National Viatical，他們會確保這些支票會及時送到合適的收款人，這樣確保沒有一份保單會過期。

因此他們也處理所有這些事，並將繼續處理這些事。

問：他們處理所有的這些事情收費是每一份保單 50 美元？

答：所有的事 50 美元，每月花費 3,000 美元。

答：所有 55 份保單。

答：是的。

問：你可以翻到標籤 15 嗎？

答：可以。

問：那是 55 份保單的清單，包括本案資產的一部分，是這樣的嗎？

答：是的。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將提交標籤 15 作為證據。

法官：有異議嗎？



Brannon：無異議。

Roosien：沒有。

Kramer：法官閣下，您可以在標籤 18，19 上的對聘用 National Viatical 的通知和相關的令做司法認知嗎？

法官：我會做司法認知。對標籤 15 作為證據有何異議？

15 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

問：Quilling 先生，你提及 VOC, 保單確認，以及使用的表。該表是否在證物上的標籤 20 嗎？

答：是的。

標籤 20 是空白表格，是 National Viatical 從保險公司獲取個人壽險保險內容確認或 VOC 的信息。

問：你給他們這個清單。他們除了確定保單仍有效力外，還尋求更多的信息。

答：如果你幸運的話，這些保險公司會填好表格中的 1/3。

問：以你的經驗，你是否曾經歷保險公司不會和任何這樣的人打交道，這些人既沒有出現在他們公司的賬簿和記錄，也不是受益人或者是所有人？

答：是的。那是正確的。他們有——他們有各種各樣的隱私保護限制，他們不會提供信息。實際上，以下是我和 National Viatical 打交道的一個常出現的場景，當 National Viatical 送出一份 VOC，他們得到一個答復說你不是所有人，我們不能回答，這樣我就送出一封有我信頭的信函，說這是法庭指派我的令的拷貝，

National Viatical 是我聘用的，這是一份令的拷貝，你被要求提供信息給他們。我們最后會完成這些事，但會需要 60，90 天的時間。

問：保單是合同，是嗎？

答：是的。

問：有真實的保單對你閱讀條款和條件內容是否很重要？

答：在一個完美的世界里。

問：你--National Viatical 是否試圖獲得保單的真實拷貝？

答：當我們沒有的時候，他們會要求得到這些拷貝。

問：那也是在標籤 20 上的表格上嗎？

答：是的。他們要求獲得那些信息。一般來說在我接管的公司，我們通常會有保單的拷貝。這不是一個大問題。

Krammer：法官閣下，我想提交標籤 20 上的保險內容確認作為證據。

法官：有何異議？

Roosien：沒有。

Loftin：沒有。

法官：20 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

問：早些時候你提及不同類型的保險及它們在不同的信托上這一事實，以及你需要更改你的令---以便把那些信托和那些購買個人保險部分利益的人們都包括進去。

在保單貼現行業，在保單貼現公司的接管上，你是否熟悉人們所知道的如追蹤資產及追蹤投資和匯總。

答：是的。

問：你是否可以告訴法庭這兩件事的區別？

答：我會用 Diaz 先生做例子，因為他今天就在法庭。

如果你問 Diaz 先生，他認為他擁有保單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他沒有任何的所有權利益。保險公司也不會確認他有任何所有權利益，因為這並沒有反映在他們的賬簿和記錄上。

保險公司會顯示信托號碼 700 或其它數字是所有者和 100% 的受益人。Diaz 先生所有的是在信托的受益利益。所以他的確在信托內有利益。那就是全部了。和保單有關的他什麼也沒有。

如果我們要追蹤他的投資，我們要看他購買的保單文件以知道他有利益在——比如說---只是---只是挑一個---在 10 標籤下的表格 ---或其他的---標籤 11.

問：保單。

答：是的。

問：是標籤 15.

答：好，是在標籤 15 下。比如說他有利益——或他認為他在 ACK-M 里購買了利益。那麼誰——他——他——他認為他擁有該保單的一部分。他沒有任何所有權。他對擁有保單的信托有利益，受益的利益。但是如果你追蹤他的錢，不難發現他的錢去了 ABC，去了 Chris Erwin，他們將他配對到那一個保單。因此從追蹤的觀點，所有的事情如果從一個非法律的出發點考慮，他——他對保單有利益。

匯總 — 第 5 巡回上訴法庭拒絕了，在美國每個巡回上訴法院在處理匯總和追蹤時也都拒絕了它。法律上是---在本案中的 Solis 法官是在第 5 巡回上訴法庭中創立這項法律的人，是我參與的一個案子。

法律上是，當你可以將資產匯總以及把所有利益，除了所有權利益外，從投資者處剝掉。所以一旦你將錢交給欺詐的企業時，所有的資產都被匯總，是每個人的利益集合，你對匯總可以主張權利，你對具體的財產不再有特別的利益。唯一的例外是如果你有所有權利益。所以在案件早期，長話短說，我立即遞交申請匯總資產的動議，這些資產是保單，剝離了投資者對某個具體資產的任何類似某種所有權利益，投資者換來的是對匯總的主張，那是這些標籤中的其中一個。

問：是 16 和 17？

答：16 和 17，是的。

Kramer：我想法庭看一下接管人無異議的關於使用保單收益和臨時代管保費儲備及請求快速考慮的動議（標籤 16）和在標籤 17 的令。

法官：好的。

證人：我會提請法庭注意以方便法官審理，我注意到法官閣下對本案件沒有很多的經驗，在法庭判決第二頁的第一段，在后面，事實上是最后一句話，是這麼說的，“直到法庭的進一步令為止，任何第三方在作為接管資產一部分的保單項下的死亡收益之利益主張都自動轉換為對接管資產的主張，前者的主張不再被認為是對某個特定的保單持有特定的利益。”

因此至 2006 年 12 月 1 日止，在我被任命的兩個星期后，所有的資產都被認為是接管資產，投資者對某個特定的財產再也沒有任何的利益了。

Kramer 問：

問：事實上，如果你有—讓我們回到證物 15。我會一次問一個問題。在你的欄目內，寫著被保險人 ACK-M。為什麼對被保險人定義要有縮寫呢？

答：我这么做是出于小心。我知道 ACK-M 是誰。首三個字母是姓的前三個字母，破折號后面的第一個字母是他們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這樣這個名字可能是 Ackels Mandy，那是我編出來的。但是為了保護 Mandy 的身份以避免讓那些想確定他們有早一些死亡而不是晚一些死亡的人知道，我用 ACK-M 作為該人的身份，那是我將其放到公眾信息領域的全部內容。

問：在該表上往下走，你會看到一個 DUF-G(1)，一個 DUF-G(2)和一個 DUF-G ( 3 )。那是什麼意思？

答：那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人身上有 3 份不同的壽險保單。

問：好的。如果你在該表繼續往下看，你會看到 HAR-F&J。那是什麼意思？

答：那叫做連生壽險。那是 HAR 破折號，比如說 Frank 和 Jane。那是一對夫妻，兩個人都必須死亡才可以獲得保單收益，所以它叫做連生保單。

問：讓我們回到第一個，只是 ACK-M。

如果你去 Columbus 壽險保險公司，問他們查他們的記錄，假定 Diaz 先生投資了，他是被 ABC 分配為那個保單的部分所有人，Diaz 先生的名字會在 Columbus 壽險保險公司里的賬簿和記錄上出現嗎？

答：不會。

問：Columbus 壽險保險公司的記錄是如何反映 ACK-M 保單的所有人？

答：他們會顯示這些 7,000 個左右信托中的其中一個，那將是所有者。

問：以你的經驗和知識，誰有權指定一份保單的受益人？

答：除非是不可撤消的，只有保單所有者。

問：你對被保險人使用名字縮寫的原因是保護他們的隱私，那同時也是對某種法律的遵守，特別是人們所做的 1986 HIPA 法關於保險醫療做報告和負責任的規定？

答：技術上可能不是這樣。但我是這麼認為的。我認為關於被保險人的信息不應為公眾使用。

問：你是否熟悉 HIPA ？

答：我想我知道這些字母代表什麼，但除此之外，這是非常複雜的立法，但它基本上是說任何有可能是隱私的內容都應作為隱私保護。

問：那是保險公司不願意提供包括被保險人姓名或他們醫療歷史，申請等等這些信息的其中一個理由嗎？

答：那肯定是原因之一。

問：我們聽到很多關於本案獲得更新生命預期。以你個人觀點，更新生命預期的重要性是什麼，它們是什麼，你會如何獲得以及是誰做這個呢？

我知道那是多個問題，但我們沒有陪審員在這。

答：生命預期，正如我們在標籤 8 上所指出的，一個公司出具的證書，該公司取得醫療記錄，看這些記錄，在某個數據分析黑盒里操作，然後得出在某種可能性下那個人會活多久的結論。

保單貼現合同業務的歷史很長了，由此生命期預期公司的歷史也很長了。其中一些這樣的公司並關閉並受到刑事控告，因為他們和售賣保單部分利益的公司一樣都是騙人的。

有 2 到 3 個這樣的公司還存在。21<sup>ST</sup> Services 是其中一個，它現在還在經營業務。至於費用，通常是 350 到 400 美元之間，他們會給你——他們會獲得醫療記錄，他們會看這些記錄，然後給你那個人會活多久的猜測。他們——會需要——我相信是一個月或更長一些時間出具證書，以及——以及——那是基本內容。

現在，如果你想我往前推進說明我為什麼不怎麼相信他們。

問：我想，我不認為會——我不知道這是否會幫組法官了解案件？

Kramer：法官閣下，21<sup>ST</sup> Services 是在證物 8 下的 4 部分，它描述了該公司的一些歷史，它們做什麼，以及有一些證書的樣本。

Kramer 問：

問：好的。Quilling 先生，以在保單貼現案件作接管人和特別律師的經驗，你對由 21<sup>ST</sup> Services 或 Fasano 或任何其他這樣的公司比如說 AVS 所出具的生命預期證書和評估有什麼經驗？

答：我想一個普通的特點是他們全都錯了。他們是在猜測，一個人的猜測和另外一個人的猜測是一樣的。他們並不是對一個人進行醫療體檢。他們不是和做體檢的醫生談話。他們取得並閱覽原始的醫療記錄，我猜是看某種精算類的表格，然後得出一個生命預期數字。我稱之為偽科學。很多人稱之為垃圾科學。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該行業，很不幸的是，仍然認為這些東西有價值，但我認為它們一文不值，原因有很多。

我以前用過這個例子，在上個星期五的一位法官的聽證上。你可以拿 Lance Armstrong 7 年前的醫療記錄，然後預測他會死亡，我肯定 21<sup>ST</sup> Services 也是這麼做。但他卻沒有死亡。

因此，你不能夠——你不能夠從醫療記錄中看出很多事情，你不能夠看出這個人的健康，他們獲得醫療護理的能力。你不能夠看出他們的飲食，你不能夠看出他們求生的欲望。你不能夠看出和他們父母和兄弟姊妹有關的必要信息。有時候你可以，但不是所有的時候。所以我認為它們沒有什麼價值。

更不用說的是，我的經驗是它們從來就沒有正確過。我們準備了一份表格，我等一下會提到它，但我想說事情是，我認為，我和那裡的買家談過——順便說說，

KES-S&C, 法官閣下，我們在這個人身上有 9 份保單。它是夫妻保單。妻子上個秋季死亡，我們在這個人身上有 4, 400 萬美元的保單。他和他的妻子是當年從 Auschwitz 集中營出來的。他現在 80 多歲。他每天工作。他認為他可以活到 100 歲。有謠言傳出他正在和一個比他年輕很多的女孩談戀愛。他很享受生活。他是加利福尼亞州最富有的 5 個人之一。他享有可以用金錢買來的最好的醫療護理。他有很多的保險。

我們會談到這個表格，但是 KES 先生生存時間已經超過 21<sup>ST</sup> Services 聲稱他將會死亡的日期，超過 40 個月，幾乎 4 年。這裡有一個目前的生命預期，我不清楚是誰制作出的，但它在這裡，因為他的其他保單在市場上銷售，他還有 4 年的生命預期。但是他已經多活了 40 個月。

因此，21<sup>ST</sup> Century 或 21<sup>ST</sup> Services，要么你以前跟我撒謊，要么你現在在跟我撒謊嗎？哪一個是正確的？

事實上是，沒有一個是正確的。這只是某些人在紙上的猜測。

問：你提到的圖表在標籤 67 下嗎？

答：是的。在書的后面。

問：讓我看我是否理解你所說的。

根據 2000 年 21<sup>ST</sup> Century 出具的圖表，他有 60 個月的生命預期？

答：是的。

問：他活得超過了差不多 4 年？

答：差不多 40 個月。

問：一份新的生命期預期說從今天起，2008，他將會活大概 4 年？

答：是的，差不多是這個時間段。



問：好的，67 上的表是誰準備的？

答：這是 National Viatical 和我辦公室的共同工作成果。我想實際上是我的合伙人 Rayburn 先生準備這部分的。但信息是拿被保險人——我們可以往回看看原始的資料以決定他們目前的年齡。我們看在檔案里的生命預期。比如說，第一份，這個人現在 86 歲。在 2004 年 11 月的時候他們給出的生命期預期是 47 個月。他被預測為下個月死亡。不太可能。但那是——情況就是这样。

你會看到很多這種負面的情況，這意味著他們活得超過了他們的生命預期，或者說這只是個簡單的數字，意味著 21<sup>ST</sup> Century 猜測出他們是會死亡的。然后你再看看夫妻保單，HAR-F&J，他們在初始的生命預期，還剩下很好的 10 年時間，誰知道這預期還有沒有用。他們現在 70 多歲。

我所告訴你的艾滋病案件是 HAR-R。這個人 42 歲。他初次被給了 4 年生存期，然后在 1997 年被給了 6 年的生存期。他現在超過生命預期 7 個月，他 42 歲。他的保費并不是很高，不是一個大的保單，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你會在未來 20 年一直支付這些保費。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提交證物 67 作為證據。

法官：Brannon 先生。

Brannon：沒有異議。

法官：沒有異議。67 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Quilling 先生，之前你——你提及當你和受托人 Chris Erwin 談話的時候，他有大概 490 萬美元在他不同的臨時代管賬戶。

你算出有多少，你分析出有多少保費應當被放在這些保費臨時代管賬戶嗎？

答：是的，我算出來了。

問：你計算出多少——那是人們所知的保費說明嗎？

答：我們以獲得保費說明開始，這是另外一件事，那是 National Viatical 已完成的事。他們獲得了 3, 5, 7, 9 年的保費說明。

如果我可以的話，法官閣下，一份保單說明就是詢問保險公司，和保險公司說清楚我們知道你不能保證日后的保費數字，原因是保費會根據所有不同類型的財政因素，投資因素和經濟狀況所調整，但總的來說，就你詢問那天的狀況而言，他們會給你 3 年，5 年，7 年，9 年后的保費預測。你只需要詢問你想要的時間段？

問：你可以看看標籤 22 嗎？

答：是的。

問：你可以認出這份文件是什麼嗎？

答：這是在我指示下制作的文件，很可能是我的合伙人，Rayburn 先生和 NVI 一起做的，在該文件，我們試圖列出 3, 5, 7, 9 年間保費說明的一些重要數據。

該文件的重要性在於我們列出在目前沒有保費支付工具來支付保費的情況，我們排除了在保單內還有價值可以用來支付保費的情況。

問：讓我暫停你一下，因為你剛才使用了一個新的詞語。

你正處理的保單組合有一些保單有保費支付工具？

答：是的。有一些有累積的價值。不能 100% 的肯定，我想說的是，因為保險行業里的每件事都會變化。但對於一份萬能壽險，像這些保險，總的來說有解約價值，終身壽險建立現金解約，萬能壽險建立的是累積價值。累積價值是指當一個人死亡時，你不可以將錢拿出來，但是你可以用這部分保險收益來支付保費。

因此當我被指定的時候，MDI 為我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確認保單有什麼價值和如果有錢支付保單的話，我就不用寫支票，我們讓累積的價值來支付保費。因此，我們有很多保單，我們可以繞個圈回到這，但現在有很多保單是自己在支付自

己的保費，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用寫支票支付保費。當累積價值用完后，這樣的支付方式會終止，但現在還沒到這個時候。

問：關於終身壽險，我們有現金解約價值，還有其他所知的保險成本嗎？

答：是的，在這個組合我們沒有終身壽險，但是——

問：那么我不問這個問題了？

答：保單成本---保單成本是指當你支付保費時---Torchia 先生會比我解釋得更好，但當你支付保險的時候，那實質上并不是保單的成本。公司收取，比如說，5,000 美元一個月，他們收 3,000 美元作為支付保費的成本，另外 2,000 美元他們放到累積基金，他們在拿你的錢賭博。如果有理賠的話，他們最終會將你的錢全部還給你。所以我們會努力查出僅僅是保險的成本是多少，因為沒有要求讓你要把錢放在你計劃支付保費的累積價值上。你只需支付保單成本來維持保單的效力。這就是我每個月試圖減少保費額的小伎倆。

問：我想 VOC 上的問題之一是詢問保單的成本多少和是否有允許無須支付保費的情形和其他相關情況？

答：是的。所有這些對經營保單業務都是重要的。

問：讓我提請你注意證物 22，這是保費預測分析。你是否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比如說，第一個是 ACK-M, 該保單有 500 萬的死亡利益，是嗎？

答：是的。

問：保費是 19,000 美元一個月。

答：是的。

問：預測的保費負擔---你是否在說，這說明在未來的 3 年內，你要支付 754,680 美元來維持保單的完整效力？

答：是的。

問：為什麼保費升得這麼厲害呢？如果是 9 年，那是 300 萬美元？

答：萬能壽險產品和定期保單是不一樣的。定期保單通常是一個價格。你支付—你在 20 歲時可以買該保單，到你 70 多歲時，你支付的還是每月同樣金額的保費。你的保費不會升。沒有別的東西了。

問：那就是我們知道的 10 年固定費率嗎？

答：這只是一份定期保單。在這裡沒有定期保單。但萬能壽險的做法是保險公司每年上漲保費。因此像其他事情一樣。當你年輕的時候保費很便宜，你年紀越大保費越貴。保險公司在做一個大賭博，但他們有所有的答案。就像是在賭場一樣，你幾乎不能贏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知道一個人 20 歲時開始購買到 70 歲時會停止購買保險的總體可能性，他們甚至不需要支付死亡收益。那是他們的賭博。因此整個行業是確定庄家會贏，保險公司會贏，被保險人會輸。這就是事情運作的方法。

因此，萬能壽險每年保費成本都漲。要重復的是，雖然沒有成文的固定規則，但一份萬能壽險產品每年保費上升幅度在 4%--10% 之間。當你到 90 歲的時候，他們才開始重擊你，高保費從那時才開始。

問：人們活得越長，保費越是上漲？

答：因為你越來越接近於他們要支付死亡利益的時間，他們要確保他們在博弈的最后階段不致失利。他們想從你手中拿走足夠的保費，這樣他們在支付死亡利益時就不會有任何損失了。

問：你有 55 份保單。現時每個月你支付保費成本是多少？不是指 3 年后，不是 7 年后，是現在。

答：我們要在另外一個表上看。我有一個 18 個月的預測，在\_\_\_\_\_。

Kramer：在我們談及那以前，法官閣下，我想提交證物 22 作為證據。

法官：有何異議。

Brannon：沒有。

Loftin：沒有。

法官：真的沒有？

沒有人有異議，證物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

問：你的預測。我想回到這個問題上，或許我們現在可以談了，剛好法官手中也有這份資料。

答：如果法官宣布 Lucent 先生是 3,350 萬美元標價的榮譽所有者，加上他還要支付保費，如果他打算持有該保單兩年，那麼保費成本將是 3,200 萬美元，如果他持有保單 5 年，那麼保費是另外 6,000 萬美元，我不知道有誰會持有保單 9 年，那時支付的保費為 1.34 億美元---保單的美麗之處是你在某個時間會遇到有人死亡的情形，但誰知道什麼時候會 21<sup>ST</sup> Services 能算准呢。

因此他要---這就好比每一天都要喂養某種動物，每個月—每天 3 萬美元，就目前而言。

問：當你接管的時候，你有 490 萬美元。

答：全部用完了。

問：你每個月支付保費的負擔是 100 萬美元？

答：平均是—當我們去—我們來看看保費表好嗎，這樣會更容易理解。

問：是哪個標籤？

答：是標籤 57 下的。

問：57？

答：是的。本證物是我的合伙人 Rayburn 先生和 NVI 在我的指示下共同工作的成果。

第一頁，法官閣下，是到年終時需要支付的保費。我做這個開始是因為 Brannon 先生申請 90 天的延期，我想讓你清楚地看到要從接管資產上支付多少保費或者從買家身上支付（因為買家有義務報銷我支付的保費。）從現在開始到年終我需要支付 220 萬美元。

下個月不是很多，只有 35 萬，再后面一個月會達到 100 萬美元。

原因是，法官閣下，有些保單我們是按季度付的，有些是每兩年付的，有些是每年付的，當它們——當需要支付保費的時候，就要支付了。所以保費會上下波動。

但總的來講，每個月接近 100 萬美元，

明年上半年的成本將會是 439 萬美元，下半年將是 450 萬美元。

現在，這個數字沒有考慮到——因為沒有準確的方法預測，因為每一份保單的周期都不一樣，下一年這個數字會上升 5-10%，每一年保費都上漲。

問：保單是每年調整或在他們的周期調整。

答：我相信他們每年調整——我是指生日，每年一次。

所有這些，如果你將他們數字加起來，法官閣下，你在接下去的 18 個月會算出 1,100 萬美元的保費。。

Kramer：您今天還想我們繼續多久？

法官：你認為你還需要多長時間？

Kramer：几小時。

法官：几小時。

好的，

或許是—

Kramer：Quilling 先生跳躍了從證物 22 到證物 57 的內容，我們還要將這之間的內容。

Quilling：其他的進行得很快。

法官：好的。我想問一下這個法庭里最重要的人。

( 暫停 )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提交有 3 頁紙的證物 57 作為證據。

法官：有無異議。

Loftin：無異議。

Harr：無異議。

Roosien：無異議。

法官：無人提出異議，該證物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 問：

問：Quilling 先生，我們現在往回走，到我們剛才談話的內容，證物 22，我們開始談及或是我們可以在證物 57 上停留一下。當我問下一個問題時，我們會在同一個地方結束。

你接下來會有 220 萬美元。

你會有 220 萬美元支付保費嗎？

答：有的，現在我的確有。我們可以從財務報告上看這個問題，或者我們可以迅速討論一下這些證物，首先讓我向法庭簡要闡述一下財務關係。

法官閣下，當我被指定為接管人時，我有大約 490 萬美元，需支付的保費是 100 萬美元一個月，因此我必須動作迅速以獲得銀行的貸款額度。

這個行業里有不同的渠道。保費服務公司通常會收取高利息。我能夠專業地使用一些我在城里作為律師建立的銀行關係，我找到銀行，這是一家當地的小銀行—Sovereign Bank，該銀行有 1,000 萬美元借款的限額。我解釋了我準備要做的事情，這些保單作為抵押，我想借些錢。

因此，我們簽署了一份借款意向條款清單。我—我遞交動議以獲得權利按該條款清單簽署法律文件，該清單在證物 23 上。

法庭簽發了證物 24 上的文件，批准了動議。

然後我和真正的銀行機構協商，銀行機構，那—我遞交了請求批准銀行貸款的動議，該動議是證物 25。在它的後面，如果任何人有興趣的話看的話，那些是我必須要和銀行簽署的文件。現在，法官閣下，作為提供給您的信息，它們很重要，原因是所有的保單都作為抵押物抵押給了銀行。

在那時我只可以拿到 500 萬美元的貸款額度。我那時確實希望我們有些死亡收益，我可以從別的渠道獲得一些資金---，但是，但是那沒有發生。

因此，我遞交了動議，如示證 25 所示。

示證 26—我拿到了批准上述動議的令。

然後我，通過一系列的動議和令，我只讀一下標籤號碼，所有這些你都可以做司法認知—標籤 28, 29, 30, 31, 32, 33, 34 是所有關於我緩慢但是必須增加銀行貸款的動議和令。



現在，法庭批准的貸款額度為 2,000 萬美元。Sovereign Bank 已經超過了它們的貸款額度，他們必須對外和 Texas Capital Bank 聯合參與貸款行為。

自從我獲得該貸款后的 18 個月，沒有一個人死亡，沒有一份保單到期。我不是說銀行變得緊張了，但是除了我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得的資金外，沒有其他的還款方式。

因此我有 2,000 萬美元的貸款額度。正如我們很快會看到，我已經借了 1,200 萬美元。30 天以前我比現在可以用的金額少 400 萬美元，我收集了 400 萬美元，這樣我們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但是好消息是，Brannon 先生闡述了這點，按我目前的貸款額度，我可以貸款大概 800 萬美元。那可以讓我維持多 8 個月，然後我就沒錢了。我對目前這個金融環境沒有信心，關於這一點我想我不需要和法庭內的任何一個人多說什麼。以這種投機性很強抵押物為基礎的金融環境，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增加貸款額度，特別是我的銀行不呆也不笨。他們知道今天的市場是如何告訴我們的：他們的抵押物，不要理會面值，如果他們要從我手中拿走，然後賣掉，Lucent 先生出價 3,350 萬美元，他們貸款或承諾貸款 2,000 萬，然後——然後法官閣下，您可以憑實際經驗判斷銀行不喜歡貸出任何抵押物價值的 100%，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經濟狀況這麼糟糕。

因此我們很接近貸款抵押物價值的 60%。我不知道我可以走多遠。我可以做出乞求和請求勉強過關，這是我目前困境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還可以借多少錢。但我知道我每個月要花費 100 萬美元。

問：那還沒有包括貸款利息嗎？

答：沒有包括。另外一件事，法官閣下，如財務報表所顯示，我們等一下會談到，唯一我可以償還貸款利息的資金來源是獲得貸款。所以這就像是以前 S&L 的日子，我用貸款所得支付銀行自己的利息。這很瘋狂——但是直到現在他們還一直讓我這麼做。但如果我繼續往前走，我沒有任何的收入來源，除非我在訴訟上獲得賠償，這非常不可能。因此我將從我欠銀行的貸款額度貸款而支付利息。這是一個

日益見深的窟窿。正如我們會看到的一樣，在該額度內我已支付了 100 萬美元的利息。

因此，我---我，我想您可以對那些銀行文件做司法認知。

Kramer：我想請求法庭對從示物 23 到 34 的那些文件做司法認知。

法官：我會對那些文件做司法認知。

證人：基于今天的時間有限，還有其他兩個領域我想迅速地談談。

當我被指定為接管人的時候，大概有 10 個人，或許是 15 個人已匯款給 Erwin 先生，但他們的錢還沒有和某個保單配對上。馬女士，我相信是她，和肯定是余先生工作的地方 TGI 催促我考慮將款項歸還給投資者。諮詢過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其他人后，基于政治理由，我們決定這樣做是合理的。

我遞交了在標籤 35 下的動議，該動議在標籤 36 的令下被批准。所以那包括這些。我已經將那些投資者的投資款 100% 歸還。

Bruce，你想遞交這些嗎？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請求您對標籤 35 和 36 做司法認知。

法官：我會的。

Kramer 問：

問：Quilling 先生，因為我看了全部內容，我想為了有連貫性，或許在我們討論其他內容之前，既然我們現在談論財政狀況和你的貸款義務，現在你是否可以談談，也讓法庭知道你目前的財政狀況？

你欠銀行 1,200 萬美元。現在接管資產里有什么樣的資產？

我想你可以翻到標籤 55.

答：法官閣下，為方便您，示證 55 已被翻譯成中文。示證 26，也已被翻譯成中文。

這里顯示直到上周 5，這是按照嚴格的——修改過的現金基礎，但實際上，它是現金基礎。這是真實的現金匯入和匯出。

這里顯示的是支票賬戶余額，貨幣市場賬戶余額，然后是 Sovereign 臨時代管賬戶。那是 Silver Point 的錢，不是我的錢，但是我要對這些錢負責。然后有應收賬戶，那是按目前安排高價競標者應當支付的壽險保費，有 230 萬美元。因此你往下看，在貸款額度內，我欠 12,132,587.52 美元。

如果成交，我會獲得 230 萬美元，加上從現在到成交的保費，但我必須按目前的狀況標準，償還 Sovereign 的貸款——或歸還臨時代管資金給 Silver Point，這些錢會由法官閣下最后批准的購買價格來補充。

因此這展示給您直至上周 5 的簡要財務狀況。我欠 1,200 萬美元，我有負資產 700 萬美元，確切地說是負資產 1,000 萬美元，因為那 270 萬不是我的。

Kramer：法官閣下，我想提交示證 55 做證據。

法官：有何異議。

Roossien：無異議。

法官：示證 55 被採納為證據。

Brannon 問：

問：示證 56 是現金收據和報銷的表。

答：這是在現金基礎上的。如果我有錢匯入，我會報告；如果我報銷費用，我會報告，我不想在這上面浪費太多的時間，只想指出以下幾點給您。

從 Goldenberg 處來的和解收入，我們會談到它，但那是壽險保單—310 萬，我拿到這些錢是靠我的律師 Kramer 先生，還有其他人，我一直支付貸款，所以到目前我們還有 1,200 萬美元。

其他收入，存款，如我所說，那部分錢屬於 Silver Point。

然後是一份因我們超額支付而歸還的壽險保費，該數字還沒有給予盈餘的顯示，他們歸還了這筆錢，有 110 萬。

其他小的細目是我根據法庭其他令所售賣的東西，我們很可能明天會看到。

大額的報銷是不奇怪的。我根據我支付保單的花費金額把它細化。比如說：BER-S, Security Life at Denver，早些時候支票可能是開給 Security Life at Denver，或前者，Torchia 先生會知道，但總之這是同一個公司，他們是同一家族，因為我們在開始的時候沒有準確的信息，所以我們就把錢匯出去了。

法官閣下，在空格內沒有輸入數字的地方，像 GOL1 和 2，那是因為那些保單目前可以用自有的累積價值支付保費，因此我還不用開支票支付保費。

翻到第 4 頁，你會看到自從 2006 年 11 月我被指定為接管人時已支付保費總額為 1,620 萬美元。如果我用現金支付那些用自身價值付款的保費，這數額將會高很多。

然後你會看到已支付的法律費用。對一些法律費用保留了 10%。對會計費用也是這樣。

翻譯者是 Tom 童，他也在法庭里，他一直在幫助保持和臺灣投資者的交流，他也一直在幫助我們在網站上的解釋工作。

給 National Viatical 的專業費用字面上解釋得很清楚。那是該部分付款的情況。

關於為休士頓的電腦做復制，這為提交證據所做的。我知道您處理了很多的刑事案件，您理解旨在保護證據而使得刑事部門在需要時使用的保管鏈。

網頁和互聯網費用，主要是建立我們使用的網站和讓所有競標者可以做盡職調查的閱覽。

對郵費的報銷。我想我告訴過你，馬女士和 TGI 的 CHUANG 先生在臺灣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我已報銷他們為將有關資料寄給他們的投資者所墊支的郵寄費用。

我剛才告訴過你的退回投資者的款。

銀行費用和利息費用，我支付這貸款費用有差不多 100 萬美元。

達拉斯辦公室的租金費用，不是很多，但一直在累加。

休士頓那邊結束營業的費用。

雇員服務公司為支付雇員的費用。

我們還要負責一些在休士頓支付的辦公費用。

然后我們有和銷售多量汽車有關的費用。

剩下的這些和 LaMonda 兄弟有關。我們沒有提到那些和解協議，但是我們的底線是——根據法庭令所許可的安排，我目前正處理和已經處理了一些房屋。我已售賣了一些。我已售賣了多量汽車。

那就是現在的財務狀況，法官閣下，這是我的會計師在我要求和指示下制作的報告，但我相信我對這些內容非常熟悉。

Kramer：我會請求提交證物 56 作為證據。

法庭：有何異議？

Brannon：無異議。

Loftin：無異議。

Roosien：無異議。

法官：證物 56 被採納為證據。

Kramer：法官閣下。我現在已完成了很多內容。在此我想大概要進入其他領域了。那需要延長的時間。

法官：好的。現在是休庭的時間了。

為更好地安排聽證，我知道你說了你需要多個小時，你可以更具體一些嗎。

Kramer：我說多個小時。

法官：你是律師，你需要更精確些。

( 笑 )

Kramer：我想會用 1 個半小時問 Quilling 先生。

法官：好的。Quilling 先生，你可以下來了。

Brannon 先生，你需要多少時間問 Gibson 先生問題？

Brannon：大約 1 個小時。

法官：好的。然後我們除了 Quilling 先生外有另外的證人？

Kramer：Harr 先生。

法官：Harr 先生需要多長時間？

Harr：大概 30 分鐘，或最多 45 分鐘。他們今天已經陳述了大部分信息。

法庭：還有其他證人嗎——那不必記在法庭記錄上，我們只是計劃一下。

( 法庭上的討論不在記錄上 )

( 訴訟結束 9/23/2008 5:20 )

## 目錄

證人或程序	頁碼
Joseph Lucent	22
直接詢問    Quilling 問	22
Quilling 的陳述	27
Brannon 的陳述	29
Angelo Diaz	41
直接詢問    Brannon 問	41
交叉詢問    Harr 問	53
Shirley 馬	56
直接詢問    Brannon 問	56
交叉詢問    Quilling 問	58
交叉詢問    Loftin 問	60
Michael Quilling	87
直接詢問    Kramer 問	87



## 證物

TW1-反對意見本	55-採納
TW1-採納	56-現金基礎表
PR-1-Diaz 投資者清單	56-採納
PR-1-採納	57-預測
PR-6 反對意見樣本	57-採納
PR-6-採納	67-表
PR-7- 同意反對	67-採納
PR-7-採納	
接管人 54-A-圖表	
接管人 54-A-採納	
7-指定接管人的令	
7-採納	
8-買方成交協議	
8-採納	
9-追蹤投資者	
9-採納	
12-表	
12-採納	
15-保單列表	
15-採納	
20-VOC	
20-採納	
22-保單說明	
22-採納	
55-現狀	

60  
62

43  
44  
44  
46

46  
47  
70  
70

92  
92  
101  
101

102  
103  
101  
101

112  
112  
114  
114

126  
131  
139  
140

140  
143  
132  
134

124  
125

**證明**

本人，PAMELA J. WILSON, 法庭注冊速記員，在此證實前面內容是前述所列事宜訴訟記錄之庭審筆錄。

本人進一步證實法庭記錄費用的形式符合本法庭和美國司法會議的規定。

于 2008 年 9 月 24 日做出。

( 簽字 ) / Pamela J. Wilson,/  
注冊現場記錄員 ( CRR )  
注冊優秀記錄員 ( RMR )  
PAMELA J. WILSON  
官方法庭記錄員  
得克薩斯州北區達拉斯分庭